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 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及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羅麗馨*

豐臣秀吉於1592年和1597年兩次出兵朝鮮，他在第一次出兵(文祿之役)前後，連續頒布禁止軍隊殺人、掠奪、放火、非法課役等禁令。但實際上，日軍各將領在佔領地殺掠朝鮮人、燒毀民家、搶奪糧食等。第二次出兵(慶長之役)時，小西行長等13位將領共同連署，在全羅道及慶尚道等地發布同樣內容的安民榜文，但日軍仍然殺掠、焚蕩。尤其割朝鮮人之鼻，在第二次入侵時更是有計畫的在各地展開。

日軍在這場戰爭中，不論男女老少，俘虜不少朝鮮人至日本。戰後朝鮮與日本交涉送還俘虜，但僅少數隨朝鮮使節歸國，大部份則留居日本。他們多半從事農耕，或被役使當奴僕。少數有技藝者或學者，則受到重視和禮遇。這些俘虜在學術文化、燒造陶瓷、創建佛寺、行醫救人等各領域，對日本均留下不少影響。

此外，掠奪之大量書籍，迄今仍收藏於諸文庫。近十萬銅活字的掠奪，則改進日本的印刷術，在學術、思想、技術等文化整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聯絡地址：40227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No.250, Guoguang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體之發展上有極大意義。

關鍵詞：豐臣秀吉、文祿之役、慶長之役、禁令、掠奪、俘虜

一、前言

豐臣秀吉(1537-1598)於 1592 年和 1597 年兩次出兵朝鮮，他在第一次出兵(文祿之役)前後，連續頒布禁止軍隊殺人、掠奪、放火、非法課役等禁令。但實際上，日軍各將領在佔領地殺掠朝鮮人、燒毀民家、搶奪糧食等。第二次出兵(慶長之役)時，小西行長等 13 位將領共同連署，在全羅道及慶尚道等地發布同樣內容的安民榜文，但日軍仍然殺掠、焚蕩。尤其割朝鮮人之鼻，在第二次入侵時更是大規模的在各地展開。戰場上非人性、非理性的殘酷景象表露無遺。

日軍在這場戰爭中，不論男女老少，俘虜不少朝鮮人至日本，這些俘虜僅少數後來隨朝鮮使節歸國。留居日本的俘虜，則各有不同命運。他們大多數從事農耕，或作奴僕。少數有技術者或學者，則受到重視和禮遇，這些俘虜在日本文化、陶業、宗教、醫藥等領域均有其影響。

有關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主要利用姜沆(1567-1618)與鄭希得(1575-1640)的被擄日記，及 1607 至 1636 年朝鮮使節的使日記錄。由於日本禮遇姜沆和鄭希得兩位學者，及朝鮮使節所接觸的俘虜有限，因此由他們的日記和記錄只能概略了解，無法呈現完整面貌。本文除根據有限史料建構朝鮮俘虜在日本的圖像外，亦承續松田甲、內藤雋輔的研究成果。¹主要分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朝鮮交涉送還俘虜、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朝鮮俘虜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等四部份作論述。

二、日軍在朝鮮半島的殺掠

佔領朝鮮半島並使朝鮮國內安定，是豐臣秀吉證明必先解決的問題。其措施，由他出兵朝鮮前後連續頒佈的禁令和指示可以推知。如 1592 年正月，他對壹岐、對馬、高麗(朝鮮)發佈三條相同的禁令，即禁止軍隊橫暴行

¹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松田甲，《日鮮史話》(東京：原書房，1976)，第2、3編；松田甲，《續日鮮史話》(東京：原書房，1976)，第1、3編。論文中人物，生卒年不詳者，省略之。

為、放火，及對朝鮮農民非法要求。²正月五日向諸大名發佈的「定書」(法令)，亦是嚴禁將士行暴，違犯者「一錢切」。所謂「一錢切」有各種說法，如掠取一錢即處斬，或只要有掠取行為便處斬，實即處以嚴刑之意。此外，就是使庶民安於各業。³這些禁令與 1590 年秀吉征小田原時，對淺野長政(1547-1611)和吉川廣家(1561-1625)的指示完全相同。⁴秀吉將征服、統治朝鮮，視同如日本國內的統一。4 月 22 日秀吉接到小西行長率領的第一軍已攻陷釜山和東萊的報告時，仍指示諸大名進入朝鮮後，必須遵守先前的禁令，並使朝鮮農民回家安住各理生業。⁵此一指示於 4 月 26 日給加藤清正(1562-1611)、鍋島直茂(1538-1618)、毛利輝元(1553-1625)、黑田長政(1568-1622)等八條的「掟」(法則)，可以看到更具體化。第一、三、五、六條是使朝鮮農民回家安住，禁止向朝鮮農民索取米糧金銀、救濟飢餓的朝鮮農民等。第二、四條是遵守秀吉頒佈的禁令。⁶攻陷漢城後，5 月 16 日秀吉給在朝鮮諸將指示的第二、三條，亦有町人、農民回家安住，遵守禁令的要求。⁷之後諸將分治八道，即毛利輝元在慶尚道、小早川隆景(1533-1597)等在全羅道、福島正則(1561-1624)等在忠清道、森吉成(?-1611)等在江原道、宇喜多秀家(1573-1655)等在京畿道、黑田長政等在黃海道、加藤清正等在咸鏡道、小西行長(1555?-1600)等在平安道。諸將在各道的行政方針，以毛利輝元為例，6 月他在慶尚道發佈如下榜文：「永行日本禮樂於此邦，而要移風換俗也。」

² 《毛利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8，880號、881號、882號、883號、884號，〈豐臣秀吉禁制〉，頁140-143；《松浦文書類》2(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謄寫本)，〈禁制〉，頁32、33；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頁327、328。

³ 《毛利家文書》3，884號，頁143；《吉川家譜》(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秀吉賜吉川廣家定朱印狀〉，頁36右左。

⁴ 《淺野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覆刻)，家わけ第2，18號，〈德川家康小田原陣軍法及豐臣秀吉禁制寫〉，頁44；《吉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家わけ第9，114號，〈豐臣秀吉禁制〉，頁82；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240-241、243、263。

⁵ 《鍋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高麗國禁制〉，頁51右-52左。

⁶ 《毛利家文書》3，900號，〈豐臣秀吉法度〉，頁160-161。

⁷ 《加藤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頁40左-41左。

上百官，下至萬民，得此心則速出山中受降。而在其官者事官役，業其農者勤耕農。……今出山而受降者活之，又可與恩賞也。不改舊惡，於不來服之輩者，尋求山間可殺之也。可憐生，若復各居縣邑之日，我日本之人或奪官民之妻子資財，或致濫妨狼籍者，即日縛其人可加誅罰也。」⁸黑田長政進攻平壤時，在黃海道白川附近立榜文：「黑田甲斐豐臣長政，通諭黃海道兩班、人民等。日本非是前日之日本，要與天下共享太平，寬徭薄賦，按堵如舊。大軍之過，大小迎謁。入山逃避者斬，自持軍器盡納于官，違令者斬。雖宰相朝士，避亂者毋隱來見，公私賤當盡為百姓。」⁹黑田長政強調的是寬徭薄賦，逃隱者、持軍器者皆斬。當時「一道之民，投棄兵器，先期迎降。受倭帖文，公然塗貼，惟恐其後至。」¹⁰加藤清正在咸鏡道的論文：「今不可有無道之儀，更勿疑乎。越土民等，速令歸宅，可專農耕者也。」¹¹《宣祖實錄》載：「見賊榜文，則郡縣黎民，男收麥，女織組，各管家業。軍士犯法者，則極罰焉。」¹²秀吉對朝鮮的政策是懷柔，在佔領地力求維護社會秩序，撫綏農民，使百姓各安其業。

秀吉一再發佈禁令，而各軍亦在佔領地立安民榜文，但實際上並未真正遵守。如小西行長上陸後，在東萊「斬首三千餘級，虜五百餘。」在忠州「刎首三千餘級，虜數百人。」¹³渡洛東江時，燒毀周邊民家。¹⁴在驪州無船渡漢江，則毀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為長筏以渡。進入漢城後，焚燒宗廟、宮闕、公私家舍，刮索帑藏，¹⁵甚且掠奪漢城附近佛寺的佛舍利。¹⁶1593

⁸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本篇，附記第5，〈民政及賑恤〉，頁158。

⁹ 李廷龍，《四留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5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卷8，〈行年日記〉，頁28。

¹⁰ 李廷龍，《四留齋集》，卷8，〈行年日記〉，頁28。

¹¹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東京：東洋文庫，1936），別編第一，頁271。

¹²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卷26，「25年5月己巳」條，頁319下。

¹³ 天荆〈西征日記〉，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3，卷1，頁677上、678上。

¹⁴ 《直茂公譜》，收入佐賀縣立圖書館編，《佐賀縣近世史料》（佐賀：佐賀縣立圖書館，2003），1編1卷，卷6，頁165上。

¹⁵ 柳成龍，《懲忠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下冊，卷1，頁313；李肯翊編，《燃藜室記述》（重慶：

年正月平壤敗後，大殺平壤城內的朝鮮人。《宣祖修正實錄》載：「行長等忿平壤之敗，且疑我人外應天兵，盡殺都中民庶。惟女人免死，男子或有扮着女服而免者。」¹⁷

鍋島軍在開城府，「破大寺，取糧。」¹⁸攻入咸鏡道後，駐守德源的鍋島平五郎在當地進行二項施策：一、給予居民可以往來的證明文件，以換取糧食。二、任用投降村吏管理當地。此表面雖是安定居民，但真正目的則為保障軍隊糧食。鍋島軍在高原甚至拘捕地方官吏作為人質脅迫納糧，城中因此兵糧如山。¹⁹此外，在永興、定平、咸興、洪原、德源等地，則逼迫當地官吏提出「租稅牒」，貢納田米、春牟(粳)、秋牟、真麥、木麥、小豆、大豆、粟、稷等穀物。²⁰鍋島軍在各佔領地征收租稅以充實兵糧，名為納貢實為掠奪。

加藤清正在忠州時，看到小西軍以牛馬運送掠奪物，特別以此勸戒將士，勿沿途掠奪，以免阻礙行軍。²¹但他在慶州燒毀佛國寺；在端川徵調朝鮮民夫挖掘銀礦；攻吉州城時殘殺出城尋找野菜和薪木的百姓；在柵城則出城到臨溟掠奪糧食；在北青強迫居民供應米和大豆。移陣時，燒毀各村房屋。將佔領地的畫師、書師、陶藝師、紡織師、細工師等，擄送秀吉。²²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18，頁572下、573上。

¹⁶ 《高野山文書續寶簡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真帳）（一），〈真佛牙舍利傳來記〉，頁15。

¹⁷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卷27，「26年正月癸巳」條，頁241上。

¹⁸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会社そしえて，1982），「天正20年(1592)6月1日」條，頁379上。

¹⁹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7月2日」條，頁381上；「7月18日」條，頁381上；《直茂公譜》，卷7，「7月2日」條，頁176下；「7月18日」條，頁176下-177上。

²⁰ 芝葛盛，〈文祿役に於ける占領地收税の一斑〉，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東京：史學會，1905），頁176-184。

²¹ 〈清正行狀奇〉，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第23輯上，頁407下。

²² 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眾の苦惱と朝鮮民眾の抵抗(上)》（東京：文献出版，1993），頁277；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眾の苦惱と朝鮮民眾の抵抗(下)》（東京：文献出版，1993），頁475、482-483；片野次雄，《李舜臣と秀吉：文祿、慶長の海戰》（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3），頁92；下川兵大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

《亂中雜錄》載：「清正在賊中兇毒為最，故前後所經之地，焚蕩之酷，殺掠之慘，非他賊可比。」²³

毛利輝元進入靈山後，與島津軍在此搶奪米糧，並逮捕四、五百名地下人(朝鮮人)。²⁴至星州仍是掠奪糧食，虐殺地下人。²⁵在距星山四、五里處，掠奪米糧、軍營用具，甚至少婦。²⁶到尚州繼續奪取兵糧，進入義城則掠奪糖、米、松果，及朝鮮百姓等。之後，以安東為據點，襲擊周邊民家，掠奪糧食，逮捕朝鮮人。²⁷

小早川隆景的軍隊同樣在占領地掠奪，此由其隨軍僧侶安國寺惠瓊(?-1600)給自己佛寺的信，大致可以知悉。惠瓊在信中提到，靈山、玄同等地兵糧眾多，這些兵糧可運至名護屋的小友，或對馬的豐崎和釜山浦。²⁸森吉成在江原道金剛山榆山店寺，「縛居僧數十人，索金銀諸寶。」²⁹黑田長政在黃海道金谷封閉穀倉，同樣掠奪佔領地糧食。³⁰各軍在攻城的同時，亦向朝鮮民眾掠奪糧食以補充軍糧。

1593年正月八日平壤之戰日軍失敗，之後各軍陸續撤至漢城。在漢城，各軍為了取暖，拆民屋取薪。³¹在漢城內燒殺，以致「男女牛馬雖同處曝死

書類從》(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4，頁309上。

²³ 趙慶男，《亂中雜錄》1，收入朝鮮古書刊行會編，《大東野乘》(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0)，頁585夾注。

²⁴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收入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眾の苦惱と朝鮮民眾の抵抗(下)》，「5月8日」條，頁724。

²⁵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5月18日」條，頁725。

²⁶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5月25日」條，頁726。

²⁷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6月26日」條、「7月4日、6日、16日、26日」條、「10月2日、5日、8日、10日」條、「11月1日」條、「1593年正月9日、11日」條，頁730、732、733、739、741、749；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眾の苦惱と朝鮮民眾の抵抗(上)》，頁212-213。

²⁸ 辻善之助，〈安國寺惠瓊の書簡の一節〉，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戰偉績》，頁114-117。

²⁹ 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紆難錄》，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首爾：東國大學校，2002)，第8冊，頁101中。

³⁰ 池內宏，《文祿慶長の役》，別編第一，頁147-149。

³¹ 吉田蒼生雄，《武功夜話》(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卷3，〈高麗国在陣の日本軍困難の事〉，頁235。

骸，收之無人，而臭氣掩天塞地。」³²至2月，糧食不足情形更加深刻，日軍不得不出城掠奪。³³4月18日由漢城撤退至釜山，沿途仍是焚掠。4月末抵達尚州，駐紮鳥嶺、尚州的日軍繼續燒掠。³⁴6月攻陷晉州後，連日屠戮，並詐稱「避入司庫大倉者免死」，愚民因此爭相進庫，結果日軍「一炬燒之」，城中死者達六萬餘人。³⁵《懲毖錄》載：「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³⁶《芝峰類說》載：「晉州城陷，六萬人同日殲焉。搜山藪剔，殺掠士女，罔無紀極，此開闢以來未有之禍也。」³⁷之後，日軍散入求禮、光陽、南原、順天，「搶掠閭里」。在泗川、固城、三嘉、宜寧，「焚掠」、「焚燒公私閭家」。³⁸

1597年二次出兵朝鮮時，島津義弘(1535-1619)、蜂須賀家政(1558-1639)、生駒一正(1555-1610)、小西行長、毛利吉成、鍋島直茂、池田秀雄(?-1597)、中川秀成(1570-1612)、熊谷直盛(?-1600)、垣見一直(?-1600)、早川長政、吉川廣家、長曾我部盛親等(1575-1615)13人，於9月共同連署，在全羅道海南、康津，及慶尚道昆陽、丹城，發佈榜文。其內容為：逃離之百姓還鄉，專心農耕。若不還鄉，則與南原周邊等郡一樣，放火焚蕩。「上官」悉殺戮，其妻子從人等全誅死，住宅放火燒毀。百姓若密告上官隱匿處，則給予褒獎。³⁹此榜文一方面安民，另一方面卻是殺人、放火。日軍殺人、放火、掠奪等暴行，《亂中雜錄》載：「義弘等兵進泊昆陽、金鰲山下、露梁等處，

³² 《泰長院文書》，收入佐賀縣史編纂委員會，《佐賀縣史料集成》(佐賀：佐賀縣史料集成刊行會，1960)，第5卷，〈古文書編〉，105號，頁354。

³³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1593年2月27日」條，頁755。

³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8，「26年5月甲戌」條，頁536下；「戊寅」條，頁539上。

³⁵ 趙慶男，《亂中雜錄》1，「6月29日」條，頁609。

³⁶ 柳成龍，《懲毖錄》，卷3，頁402。

³⁷ 李晬光撰，青柳綱太郎編，《原文和譯對照芝峰類說》(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卷3，〈兵制〉，頁79。

³⁸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40，「26年7月戊辰」條，頁585上；卷41，「8月辛亥」條，頁630下。

³⁹ 《島津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家わけ第16，971號，〈全羅道海南定榜文之事〉，頁254-256；972號，〈慶尚道昆陽定榜文之事〉，頁256-258；973號，〈慶尚道丹城定榜文之事〉，頁258-260。

搜山殺掠，公私家盡為焚蕩。」⁴⁰太田一吉的隨軍僧醫慶念，其〈朝鮮日々記〉中亦載，在釜山他看到日本商人將朝鮮民眾當作奴隸強行帶走。在慶尚道宜寧、河東地區，看到日軍大規模掠奪、放火，用鎖和竹枷帶走俘虜，連小孩也掠捕。⁴¹日軍攻陷南原時，俘虜很多非戰鬥員男女，各軍總計取 3,726 首級。⁴²之後，進兵全州。《亂中雜錄》載：「賊兵入全州，盡為焚蕩，毀夷城壕。」⁴³《宣祖實錄》載：「全州南原一帶，積屍山委，公私廬舍無一遺存，所見極慘。」⁴⁴留屯全州的小西軍等，則開市誇示「南原所得唐物」。⁴⁵日軍在全州之殺掠，據被忠清兵使李時言(?-1624)俘虜之福田勘介的供詞：「南原既破之後，全州聞風先潰，故行長入空焚蕩。……勿論老少男女，能步者擄去，不能步者盡殺。……」⁴⁶柳川調信(?-1605)由南原往求禮時，如《亂中雜錄》載：「右賊屯于院內村，設伏兵于院下川邊，日日收穫，兼搜山谷，殺掠人畜，不可勝計。」⁴⁷加藤軍和太田軍由鎮川撤退至蔚山時，沿途仍是焚蕩、殺掠。⁴⁸《亂中雜錄》又載：「允直茂等自清州還出公州，與清正子兵數萬，焚蕩湖西右路，因流下全羅右道，盡為焚蕩。」⁴⁹太田軍到達慶州後，在慶州附近繼續掠奪糧食。⁵⁰《宣祖實錄》載：「蓋賊犯全羅忠清也，分三路深入，及其退還亦分路散掠。」⁵¹日軍在朝鮮半島各地，殘殺、焚蕩、擄人、掠奪，戰場上非人性、非理性的殘酷景象表露無遺。

日軍另一暴行是割朝鮮人之鼻，此在文祿之役時已出現，慶長之役更

⁴⁰ 趙慶男，《亂中雜錄》3，「8月5日」條，頁62。

⁴¹ 慶念，〈朝鮮日々記〉，《朝鮮學報》，35輯(奈良，1965.05)，頁69-71。

⁴² 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朝鮮役》(東京：民友社，1935)下卷，頁478-479。

⁴³ 趙慶男，《亂中雜錄》3，「8月19日」條，頁71。

⁴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3，「30年10月戊寅」條，頁183上。

⁴⁵ 趙慶男，《亂中雜錄》3，「8月20日」條，頁71。

⁴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3，「30年10月庚申」條，頁167下。

⁴⁷ 趙慶男，《亂中雜錄》3，「丁酉年(1597)冬10月9日」條，頁82。

⁴⁸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第20輯下，卷590上，「慶長2年9月14日、15日」條，頁292下；「19日、22日、26日」條，頁294上下；「10月3日」條，頁299上下。

⁴⁹ 趙慶男，《亂中雜錄》3，「丁酉年9月15日」條，頁75。

⁵⁰ 慶念，〈朝鮮日々記〉，「10月4日」條，頁85。

⁵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4，「30年11月丁酉」條，頁199下。

是大規模的在各地展開。⁵²《亂中雜錄》載：「當初，秀吉出送金吾(小早川秀秋)等之日，令曰：年年發兵，盡殺彼國人，使彼國為空地。……但人有兩耳，鼻則一也，割鼻以代首級。」⁵³依此推測，割朝鮮人之鼻似是秀吉的命令。又，《鹿苑日錄》載：「本朝銳士攻城略地，而擊殺無數。將士雖可上首功，以江海遼遠，剽之備大相國高覽。」⁵⁴《雍州府志》載：「豐臣秀吉公朝鮮征伐時，軍士每得韓人首級，厭海陸運漕之煩勞，斬耳鼻贈日本。」⁵⁵即日軍割敵人之鼻，是因首級轉運不便。日軍此一暴行，韓國史料如《懲毖錄》載：「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⁵⁶《芝峰類說》載：「平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級，故倭卒遇我國人，輒殺而割鼻，沈鹽送于秀吉。」、「血肉之慘，舉此可知。而是時我國之人，無鼻而得生者亦多矣。」⁵⁷

割鼻之確切數字不清楚，但鍋島直茂和吉川廣家二軍，自慶長二年(1597)八月中旬至十月初，總計割鼻 29,000 餘。若加上長宗我部、島津、太田、脇坂、加藤等軍隊，必然更多。⁵⁸慶長三年十月泗川之戰，島津軍取首級 38,717，並割其鼻。⁵⁹割下的鼻子，是用鹽或石灰浸之裝桶，呈送給秀吉。《朝鮮記》載，大將取首級，其餘取鼻，以鹽和石灰裝入壺。⁶⁰《元親記》

⁵² 下川兵大夫，〈清正高麗陣覺書〉，頁324下。

⁵³ 趙慶男，《亂中雜錄》3，「丁酉年7月16日」條，頁60夾註。

⁵⁴ 辻善之助編纂，《鹿苑日錄》(東京：太洋社，1935)，卷27，「慶長2年9月28日」條，頁368下。

⁵⁵ 黑川道祐，《雍州府志》，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8冊，卷10，〈陵墓門・愛宕郡・耳塚〉，頁278上。

⁵⁶ 柳成龍，《懲毖錄》，卷4，頁7下。

⁵⁷ 李晔光撰，青柳綱太郎編，《原文和譯對照芝峰類說》，卷3，〈兵器〉，頁81。

⁵⁸ 仲尾宏，〈丁酉慶長の役戰場と慶念〉，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編，《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京都：法藏館，2000)，頁184。

⁵⁹ 〈慶長三年十月一日朝鮮国泗川表に於て討捕首注文〉，《征韓錄》，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卷5，頁296；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慶長2年)10月2日、3日」條，頁642，均有島津軍追捕上官，割其鼻的記載。村井章介認為38717首級是誇張數字，因明與朝鮮之聯合軍估計只有36700人。村井章介，〈島津史料からみた泗川の戦い〉，《歴史学研究》，736(東京，2000.05)，頁16-17。

⁶⁰ 大河内秀元，〈朝鮮記〉乾，卷590上，「慶長2年8月16日」條，頁288下。

載，在全羅道蔚山郡，割取 6,006 人之鼻，用鹽浸之，每千個一桶，計六桶。⁶¹《義演准后日記》載：「傳聞，從高麗上耳鼻十五桶，則大仏近所築塚埋之，合戰日本得大利。」⁶²秀吉將這些割鼻聚埋京都大佛寺傍，史料稱此為鼻塚或耳塚。⁶³大佛寺是當時京都的名勝，鼻塚建於此，似乎是秀吉有意向日本百姓顯示他的戰果。

三、朝鮮交涉送還俘虜

日軍在朝鮮半島大肆俘虜朝鮮男女，並將其送回日本。《宣祖實錄》載：「……各陣倭人等以為行長若來，則不久撤兵，本國在擄男婦不得帶去云，潛於回船陸續附送。」⁶⁴此外，也有被日本商人當作奴隸強行帶至日本者。在日俘虜總計約五、六萬人。⁶⁵根據慶暹(1562-?)、吳允謙、姜弘重(1577-1642)的使行錄及姜沆、鄭希得的被擄日記，知朝鮮俘虜分布對馬、壹岐、藍島、薩摩、長崎、飛蘭島(平戶島)、唐津、名護屋、博多(筑前)、小倉(以上九州地區)、下關、上關、廣島(安藝)、三瀨島(安藝)、巖島、備前、韮浦(以上中國地區)、伊豫、阿波、土佐、德島、大津(大洲)(以上四國地區)、兵庫、姬路、室津、淡路、大坂、淀浦、紀伊、京都、伏見、佐和山、駿河、江戶等地，⁶⁶由俘虜分布的地區，亦反映出兵將領多徵自九州、中國、四國三地。朝鮮俘虜較多的地方，如歸國俘虜全以生言：「夫以生之類，在薩摩州者，三萬七

⁶¹ 長曾我部元親，〈元親記〉下，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第23輯上，〈高麗赤國鎮之事〉，頁23上。

⁶² 義演，《義演准后日記》，收入弥永貞三、鈴木茂男校訂，《史料纂輯・古記錄編》(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6)，「慶長2年9月12日」條，頁163。

⁶³ 林羅山最早使用耳塚。林羅山，《豐臣秀吉譜》(明曆4年(1658)刊本)下，頁52下。

⁶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4，「28年6月丙辰」條，頁317上。

⁶⁵ 慶念，〈朝鮮日々記〉，「7月9日」條，頁63；「8月6日、8日」條，頁70、70-71；張玉祥，《織豐政權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328。

⁶⁶ 參見慶暹，《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第2輯；吳允謙，《東槎上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姜弘重，《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姜沆，《看羊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2輯；鄭希得，《月峯海上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

百餘人，別置一區，將至二紀。」⁶⁷鄭希得言：在郎古耶(名護屋)，「市上逢人，大半我國之人。」在對馬島，「城下逢人半是被擄人」，在阿波「城下有長江，江上有虹橋，橋上每逢十人，八、九我國人也。」⁶⁸姜沆在大津言：「我國男女前後被擄來者，無慮千餘人。」⁶⁹《癸未東槎錄》載：「王丁被擄人，肥前多有之。距鳴護一息之地有一村，人家數百餘戶，號為高麗村，以燔造沙器為業云。」⁷⁰鳴(名)護屋附近之村，應是指唐津。慶暹在赤間關言：「擄人之多，無過於此。」⁷¹申維翰，《海槎錄》載：「倭言淀江之岸，有名晉州島者，乃壬辰倭擄晉州人而處之，今其一村無他種。」⁷²王辰之役在晉州俘虜的朝鮮人，被安置在淀江附近的晉州島，至 1719 年該島皆是朝鮮人。

朝鮮於 1607 至 1811 年 12 次派遣使節至日本，其中 1607、1617、1624、1636、1643 年 5 次赴日除打探日本消息、祝賀日本統一及將軍襲職外，另一方面是交涉送還俘虜。1596 年朝鮮雖曾派遣黃慎(1560-1619)至日本，而安國寺惠瓊、宇喜多秀家亦表示，若和談成功願讓俘虜隨使節歸國。但因未有結果，且傳言兩國將再戰，最後得以歸國者，僅「金永川女子及男婦二十餘人」，及一姜姓小童而已。⁷³

戰後歸國之俘虜，1600 至 1606 年因對馬島主宗義智(1568-1615)請和而送還者約 2,400 人，⁷⁴隨僧惟政(1544-1610)返國者 3,000 餘人，⁷⁵其間還有少

⁶⁷ 末松保和編，《光海君日記》(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卷114，「9年4月癸丑」條，頁230下。

⁶⁸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12月10日」條，頁92下；「12月21日」條，頁93上；「3月4日」條，頁84上。

⁶⁹ 姜沆，《看羊錄》，〈賊中封疏〉，頁16上。

⁷⁰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5輯，頁23下-24上。

⁷¹ 慶暹，《海槎錄》，「閏6月19日」條，頁50下。

⁷² 申維翰，《海槎錄》中，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輯，「9月11日」條，頁65下。

⁷³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8輯，「9月9日」條，頁51上下。

⁷⁴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22，「33年2月丁酉」條，頁607下；卷123，「33年3月己未」條，頁615上；卷124，「33年4月甲申」條，頁623上；卷138，「34年6月甲午」條，頁842下；卷153，「35年8月壬辰」條，頁73下；卷160，「36年3月庚

數逃回者，或德川家康(1542-1616)為促成和議命令送還者，⁷⁶總數約 5,500 餘人。1607 至 1643 年送還的俘虜人數，明確記載的，如 1607 年送還 1,240 人，1617 年約 350 人，1625 年 146 人，1643 年 14 人，⁷⁷總計約 1,800 人。由以上數字，知送還的俘虜與被俘虜之人數相差甚大。

朝鮮使節對送還俘虜問題，自始即極力交涉，如 1607 年所攜文書有如下之語：

……敝邦生靈繫累凡幾萬，拘繫凡幾載。自六、七年來馬島似若致力於刷還者，而前後所送不啻九牛之一毛。……今兩國要結新好，不於此時盡還被擄男婦，則貴國雖稱改前代非者，其誰知之。……⁷⁸

即送還之俘虜，僅是「九牛之一毛」。其後雖由宗義智繼續斡旋，但如前述歸國者少。

至 1617 年朝鮮俘虜在日本已二十餘年，對馬島主宗義成(1604-1657)與家老柳川調興(1603-1684)雖知此次朝鮮使節亦為「刷還」俘虜而來，但認為與 1607 年的情況已大不相同，即「少者已長，男婚女嫁，老者已長子孫。」故而憂慮雖有刷還之令，但必有不肯歸國之人。朝鮮使節則認為，在日本的朝鮮俘虜相當多，男婚女嫁有子孫者應是少數。人都有懷土之情，之前刷還或逃回國者即是思鄉之故。所以是對馬島主未竭力協助，並非俘虜不肯回國。⁷⁹

辰」條，頁136上；卷163，「36年6月甲午」條，頁163下；卷187，「8年5月丁酉」條，頁455下。

⁷⁵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39，「38年4月乙巳」條，頁304上。

⁷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24，「33年4月甲申、丙戌」條，頁623上；「庚子」條，頁632上；卷165，「36年8月庚子」條，頁195上；卷174，「37年5月壬戌」條，頁285下；卷136，「34年4月庚午」條，頁799下；「壬辰」條，頁809上、810上。

⁷⁷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41，「40年8月辛酉」條，頁309上；慶暹，《海槎錄》，「7月26日」條，頁51上載1418名；末松保和編，《光海君日記》，卷119，「9年9月戊寅」條，頁265上；卷120，「9年10月丁巳」條，頁277上；末松保和編，《仁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卷8，「3年3月辛酉」條，頁190下；卷44，「21年11月己丑」條，頁420下。1599-1643年被虜人之歸還計63件。參見米谷均，〈朝鮮侵略後における被虜人の本国送還について〉，收入鄭杜熙編著，《壬辰戰爭：16世紀日・朝・中の國際戰爭》（東京：明石書店，2008），頁106。

⁷⁸ 慶暹，《海槎錄》，頁35上。

⁷⁹ 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7月10日」

此次依 1607 年之例，只刷還願歸者。朝鮮使節認為：

刷還之事，只令願歸者出送，則必無可歸之人。被擄之人來此已久，各有接主。主家不肯出送，故出令。今已累日，而絕未見願歸之人，如此終無可歸之人。願更嚴令，一切出送。⁸⁰

使節又認為：「將軍已下刷還之令，而被擄人絕無來者，必是主倭等不肯放還也。若不十分嚴令，似難刷出。須作文書，以為憑刷之地可也。」⁸¹即要求刷還文書，以為憑據。但此次送還的人數更少，未及前次的三分之一。

15、16 世紀，對馬島民至朝鮮半島沿岸捕魚、貿易，朝鮮亦給予貿易特權。1598 年戰爭結束後，對馬島主極欲再至朝鮮交易，除多次送還俘虜求和外，在朝鮮使節至日本時，一路隨行，斡旋刷還俘虜一事。但朝鮮使節並不信任他們，如義成、調興均表示願盡力刷還，但當俘虜求見使者時，常被馬島人「呵禁揮卻」、「麾而去之」、「叱呵驅出」。使節推測，「大概觀其情態，所經地方皆是大將高官，恐以刷還一事，得罪於彼輩，生此攔阻之計。」因此批評馬島人「反覆兩間，狡詐不測，甚可痛也。」⁸²至於對馬島內的俘虜，朝鮮使節則要求全數刷還，如 1617 年之從事官李景稷(1577-1640)對柳川調興和橘智正等曰：

他地方則只依將軍之令，刷出願歸者。爾島則與我國藩邦無異。在島之人，沒數刷還，然後朝廷可知爾等向國之誠也。⁸³

返歸至對馬時，李景稷又對宗義成表示：

地方各有主將，馬島或不能擅便，故容有所恕也。至於貴島之事，則專在島主，在此被擄之人，悉數刷還，然後朝廷方知本島盡誠之意。⁸⁴

即認為對馬島上仍有俘虜未送還。又，在交涉送還俘虜的過程中，朝鮮使

條，頁3上。

⁸⁰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5日」條，頁59上下。

⁸¹ 李景稷，《扶桑錄》，「9月5日」條，頁13下。

⁸²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7月13日」條，頁55上；李景稷，《扶桑錄》，「8月8日」條，頁6下；「8月13日」條，頁7下。

⁸³ 李景稷，《扶桑錄》，「10月4日」條，頁19下。

⁸⁴ 李景稷，《扶桑錄》，「10月6日」條，頁19下。

節認為其據理以言，對馬人則有厭色。懇辭以諭，則互相推諉。⁸⁵此外，將軍只送還願歸者，此雖為「欠事」，但一路所經多不奉行，有願歸者亦不悉還，這些馬島均不能卸責。⁸⁶對馬人阻攔俘虜見使者，及對馬島上仍有俘虜之事，1624年的使行錄仍可看到。⁸⁷送還俘虜的交涉至1636年止，但1643年仍有俘虜歸國，⁸⁸之後的使行錄則未再有相關記載。

送還的俘虜人數，隨年歲流逝逐漸減少。俘虜最多的西海道，1636年甚至「無一口歸還」。⁸⁹俘虜歸國者少，其原因或是不願歸國，或是無法歸國。不願歸國者，如1607年之副使慶暹在京都曾質問僧元豐曰：

他國使臣傳命之後即可回程，而徘徊遷延以至累日者，專為刷還一事。今之所得尚未滿數百，公等亦未嘗不為致力，而何以如此耶。

元豐答曰：

非不力焉，將軍許令願歸者，皆為刷出。而但被擄之人，皆少時入來，男婚女嫁，生子居產，今至十餘年，有若土著之人。願歸者少，茲以如此。……⁹⁰

1624年之副使姜弘重言：

至如被擄之人，赤手而來，數年之間，費或累百金，以此人樂其生，無意還土。⁹¹

1636年之譯官洪喜男(1595-1660)為刷還事開諭周防守板倉勝重(1545-1624)，勝重答曰：

敢不盡力，但歲月已久，餘存無幾。壯者已老，幼者已壯，各有子女，恐無願歸之人。⁹²

⁸⁵ 李景稷，《扶桑錄》，「9月19日」條，頁16下。

⁸⁶ 李景稷，《扶桑錄》，「10月6日」條，頁19下。

⁸⁷ 姜弘重，《東槎錄》，「10月25日」條，頁29下；「(1625)2月5日」條，頁42下。

⁸⁸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8月24日」條，頁32下；「9月23日」條，頁33下；「9月25日」條，頁33下。

⁸⁹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1637)2月16日」條，頁64上。

⁹⁰ 慶暹，《東槎錄》，「閏6月7日」條，頁49上。

⁹¹ 姜弘重，《東槎錄》，〈聞見總錄〉，頁48上。

⁹² 黃原，《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11月19日」條，頁45上。

說明朝鮮俘虜在日本十餘年、二十餘年、三十餘年，男婚女嫁，生子置產，累貲百金，有如土著，終無歸國意願。甚且有俘虜認為：「二十餘年受恩之人，不可相負」。使節雖再三諭以「受恩輕重，孰與汝之父母。」、「禽獸至無知也，鳥還舊巢，牛馬知家，矧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唯仍「頑然不動」。⁹³亦有俘虜以年老有子孫、盡忘本國言語、已無父母親屬等為藉口，思鄉之念全無。甚而言曰：

雖往我國，而衣食無資，生活甚難。不為軍兵，則為人奴隸。與其受苦於我國，寧安過於此。⁹⁴

又，1624年之譯官康遇聖(1581-?)曾聽聞大津人言：

朝鮮人李文長者，方在倭京賣卜而食。恐喝被擄人等曰：朝鮮之法不及日本，生計甚艱，資活未易。還歸本土，少無所益。以萬端不好之語，遍行遊說，以絕其向國之心。……⁹⁵

以至有信其言而無意歸國者。也有俘虜認為，回國後朝鮮「待之太薄」，或已不清楚朝鮮情況，⁹⁶而不肯回去。俘虜願歸者少，李景稷有如下分析：

年過十五以後而被擄者，稍知本國鄉土，稍解言語，似有欲歸之心。而每問本國苦樂如何，投足左右，未定去就。丁寧開說，反覆懇諭，解惑者亦少。被擄於十歲以前者，言語舉止直一倭人。特以自知其朝鮮人氏，故聞使臣之來，偶然來見，而略無向國之心。且此欲歸未決，徘徊於彼此者，皆庸貨喫苦之人。至於生計稍優，已著根本者，頓無歸意。或聞或見，情態可惡，直欲芟刈而不可得也。且倭人之俗，最緊使喚之人。朝鮮被擄太半為人奴僕，主倭每喝以朝鮮人刷還者，或殺或逆諸絕島。且於使臣各自召募，渡海之後，則隨

⁹³ 李景稷，《扶桑錄》，「9月20日」條，頁17上。

⁹⁴ 黃泉，《東槎錄》，「12月1日」條，頁47上；金東溟，《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4輯，「12月1日」條，頁12下。

⁹⁵ 姜弘重，《東槎錄》，「11月27日」條，頁34上。李文長為儒者，長於占卜。在日本講學，與日本文人交遊，受日本厚遇。參見川本桂子，〈李文長のこと—ある朝鮮役被擄人の辿った人生—〉，《群馬県立女子大学紀要》，第1号(群馬，1981.03)，頁91-99；米谷均，〈朝鮮侵略後における被虜人の本国送還について〉，頁116-120。

⁹⁶ 姜弘重，《東槎錄》，「11月23日」條，頁33下；李景稷，《扶桑錄》，「9月6日」條，頁14上。

其多小，便作己奴使喚之。彼不知事情者，萬端生疑，以絕其向國戀土之情。倭人之巧詐，甚可憤惋也。⁹⁷

即十歲以前被擄者，言語舉止已成日本人，完全無歸國之心。十五歲以後被擄者，若生計較好，亦無歸意。若為人奴僕，則因主人以歸國後可能被殺，或亦可能成為奴僕等恐嚇之，以致猶豫不決。又，有些俘虜表示願歸國，且已「置簿受料」，但臨行卻不來，或逃走。⁹⁸吳允謙批評：「蓋汙染已痼，喪失本心。徘徊反側，未有定志。故雖血誠諭引，反覆開誘，終不肯回心出來。……刷還之難，如此如此。」⁹⁹李景稷批評：「大概無懷土之心者，湖南(全羅道)人被擄者為尤甚也。」、思歸者為「稍知有誠之士族，及在此喫苦之人也。」¹⁰⁰事實上，不僅湖南人，大凡被擄者在日本居住愈久，愈姑息於安土。使臣雖與之「丁寧相約」，但其仍「百般巧避」。¹⁰¹

無法歸國者，多半是「主倭不肯放還」，¹⁰²或主事者塞責。主倭隱匿不放，使行錄中此類記載甚多。主事者敷衍塞責，如小倉城有很多俘虜，越中守忠奧則只送還李太成夫妻兩人。質問之，忠奧便召來三、四位不願歸國者，問其願歸與否，這些人皆搖頭。忠奧即曰：「如彼，如彼，奈何云。」¹⁰³其他如四國地區，海路遙遠，此地之俘虜亦難以歸國。¹⁰⁴

四、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

朝鮮俘虜至日本後，如表 1 所列，男性的工作有內侍、廚子、賣卜、奴僕、寫字、竹細工師、業醫、為僧、點茶、富商家養子、為軍、教習鳥

⁹⁷ 李景稷，《扶桑錄》，「8月22日」條，頁10上。

⁹⁸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15日、16日」條，頁59下；李景稷，《扶桑錄》，「9月15日」條，頁16上。

⁹⁹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15日」條，頁59下。

¹⁰⁰ 李景稷，《扶桑錄》，「7月22日」條，頁10上；「9月20日」條，頁17上。

¹⁰¹ 姜弘重，《東槎錄》，「(1625)正月7日」條，頁40上。

¹⁰² 慶暹，《海槎錄》，「閏6月11日」條，頁50上；李景稷，《扶桑錄》，「9月19日」條，頁16下；姜弘重，《東槎錄》，「10月21日」條，頁29上。

¹⁰³ 李景稷，《扶桑錄》，「9月26日」條，頁18上。

¹⁰⁴ 李景稷，《扶桑錄》，「9月13日」條，頁15下。

銃、放砲、燔造沙器等。女性則成奴婢，或為日人之妻。¹⁰⁵據加藤清正屬下福田勘介被俘虜後之供詞：

南原既破之後，全州聞風先潰，故行長入空焚蕩。……勿論老少男女，能步者擄去，不能步者盡殺。以朝鮮所擄之人，送于日本代為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換替為兵。¹⁰⁶

即被擄朝鮮人是送到日本從事農耕。日本農民赴朝鮮作戰，朝鮮俘虜可補勞動力不足。

被擄男女老幼大半無技藝，其多被當作僕役使喚。朝鮮國王宣祖(1568-1608 在位)召見黃慎、趙德秀時，曾問曰：「汝能知見我國人乎？皆為倭子奴僕乎？」德秀曰：「臣果知見矣。以臣所覩，被擄人多至三分之一，而率皆奴虜，使之輕重折辱。……」¹⁰⁷李景稷言：「朝鮮被擄，太半為人奴僕。」¹⁰⁸鄭希得則言：「被擄之人，皆使於倭，服其廝蕘其役，而我等則幸免矣。」¹⁰⁹鄭希得是儒者，受高僧半雲子和僧醫長延厚待，「終始得免倭家之服役。」¹¹⁰

朝鮮俘虜在和談期間已有被轉販情形。《宣祖實錄》載：「當初被擄者，雖多年少，可用人則入送于其國，其餘則轉輾買賣使喚，而多有餓死者云。」、「言朝鮮男婦被擄者轉賣於日本，若美婦人則至捧三十餘兩云。」¹¹¹1617年譯官與柳川調興交涉送還對馬島俘虜時，調興答曰：「此事不可空手而

¹⁰⁵ 亦有製造豆腐、擔任庄屋、開拓荒地、開採銀山、擔任藩主近侍、町奉行、從事傳教等。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747、759、764、770-771；崔官，《文祿慶長の役：壬辰、丁酉倭亂：文學に刻まれた戦争》（東京：講談社，1994），頁73；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入鮮計畫〉，《青丘學叢》，3號（大阪，1931.02），頁138-139。

¹⁰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3，「30年10月庚申」條，頁167下。

¹⁰⁷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戊戌」條，頁610上。趙德秀於1596年閏7月隨黃慎出使日本。

¹⁰⁸ 李景稷，《扶桑錄》，「8月22日」條，頁10上。

¹⁰⁹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2月11日」條，頁82下。

¹¹⁰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正月5日」條，頁82上。半雲子為蜂須賀家政異父兄。

¹¹¹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49，「27年3月乙酉」條，頁36下；卷60，「28年2月癸丑」條，頁242上。

為，必有財可為，其間不無買出之人云。」¹¹²魯認(1566-1623)在和泉州一小島遇到奇孝淳、鄭東之等人，他們於壬辰之役被擄，後「輾轉至此島」。¹¹³在藍島，有淳昌女子(筑前太守屬下之婢)投書使團中之下人，曰：「此地最貴者虎皮，若得一張，可以自買而還。」¹¹⁴此說明朝鮮俘虜可買賣或自贖。又，亦有俘虜被遠販至澳門、印度、歐洲等地。如1643年的長崎平戶町「人別帳」，內有名川崎和助右衛門之妻，及池本小四郎之父被賣至天川(澳門)的記載。¹¹⁵義大利人 Carletti(1572-?)在長崎以十二 scudi 購買五個年輕朝鮮奴隸，至印度哥亞放走四個，只帶一個回家鄉佛羅倫斯。¹¹⁶此外，亦有俘虜隨朱印船至呂宋、安南等地，如晉州士人趙完璧三次至安南。¹¹⁷日本區主教 Cerqueira(1552-1614)，因目擊葡萄牙商人在長崎買賣朝鮮俘虜，於1598年召集日本各地的傳教士至長崎開會。一方面禁止人身買賣，違者處以破門，並徵收罰金。另一方面則收容朝鮮俘虜，使其受洗成為教徒。¹¹⁸

朝鮮俘虜在日本的生活實況，據使行錄記載，貧困者有借貸、鬻女的情形。如益山兩班韓姓俘虜，「窮不能自存，貸人銀三兩。」貸主則留其妻為人質。譯官雖籌三兩銀給贖之，惟其妻並無返國之意。¹¹⁹咸平兩班崔弘烈妻春伊攜子往見使者，其子在日本娶妻生子，「負債多至六十兩」，使節團以日供餘米三十三石給其償債。¹²⁰大坂有一俘虜，「自言貧甚，去歲鬻七

¹¹²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7月12日」條，頁55上。

¹¹³ 魯認，《錦溪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9輯，「3月10日」條，頁6。魯認(1566-1623)於1597年8月南原之戰被擄後送至伊豫，之後又被送至和泉。日記自1599年2月22日至6月27日，記載其搭明使節團船隻逃走，經北京回國的經過。

¹¹⁴ 李景稷，《扶桑錄》，「8月3日」條，頁5下。

¹¹⁵ 近藤正齋，《亞媽港紀略叢》，收入《近藤正齋全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05)，第1冊，頁11下；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朝鮮俘虜救済及教化〉，《青丘學叢》，4號(大阪，1931.05)，頁45。

¹¹⁶ 山口正之，〈朝鮮役に於ける被擄人の行方—朝鮮被擄人賣買の一例〉，《青丘學叢》，8號(大阪，1932.05)，頁141-143下。12scudi=2.4pound。

¹¹⁷ 李晬光，《芝峰集》(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卷23，〈趙完璧傳〉，頁53-57。

¹¹⁸ 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朝鮮俘虜救済及教化〉，頁42-45。

¹¹⁹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9月18日」條，頁59下-60上。

¹²⁰ 姜弘重，《東槎錄》，「12月24日」條，頁39上。

歲女子。」¹²¹姜弘重認為：「間或有來現者，或托以負債，或托以主倭不許，情狀百變，極可憤也。」¹²²但由上述之例，俘虜因負債無法歸國亦是實情。至於生活優裕者，如允福在德川家康宮裏當內侍，受信任且食祿多。副使慶暹言：「前後劍槍，乘轎來謁。」¹²³李成立與金春福為北政殿(豐臣秀吉正妻)內侍，朝鮮使節在京都大德寺時，兩人「持酒」訪康遇聖(1581-?)朴大根(1566-?)譯官。¹²⁴又，大邱兩班安慶佑以醫術受祿三百石。¹²⁵趙德秀曾回答宣祖有關俘虜的詢問，曰：「若兩班子姓，稍解文字者，則依托僧倭作沙彌，衣食頗饒足矣。」¹²⁶俘虜當內侍且受親信，或有醫術，或作沙彌，則可得到豐厚食祿。內侍允福出門甚至乘轎，有持劍槍之護衛。

慶暹在淀浦時，有四十餘名俘虜，自買船隻，「滿載米穀，釀酒盈瓮，懸帆扣柁，唱歌隨來。」¹²⁷僧人河愼、僧醫朴佑、安景宇，及金應福、木漢、富商家之婿金吉生、河宗海等，皆是自身往謁使者。僧梁應海、金應昌，及韓應鳳則為使者所召見。¹²⁸也有被攜婦女攜兒女，或隻身往見使者。¹²⁹顯示這些俘虜並未被拘執，且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尤其是為僧、業醫、富有者。另一方面，有俘虜「以小紙投於船上軍官等所在處」、「投諺札於下人等所在處」、「諺書於軍官譯官所在之處」等，¹³⁰不敢現身且用朝鮮語書寫字條投於軍官、譯官。又有俘虜暗藏蘆叢或人群中，等待使團經過時出現求助。¹³¹反映這些俘虜是受限制的，而這類俘虜則居多數。

鄭希得於 1597 年 9 月被蜂須賀家政的部將森小七郎(森忠村)俘虜，12

¹²¹ 黃泉，《東槎錄》，「1月24日」條，頁53上。

¹²² 姜弘重，《東槎錄》，「12月23日」條，頁38下。

¹²³ 慶暹，《海槎錄》，「5月17日」條，頁44下。

¹²⁴ 姜弘重，《東槎錄》，「11月23日」條，頁33下。

¹²⁵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8月6日」條，頁32上。

¹²⁶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戊戌」條，頁610上下。

¹²⁷ 慶暹，《海槎錄》，「閏6月11日」條，頁50上。

¹²⁸ 李景稷，《扶桑錄》，「9月2日」條，頁12下；「9月22日」條，頁17上；「8月27日」條，頁11下；「8月24日」條，頁10上。

¹²⁹ 姜弘重，《東槎錄》，「12月24日」條，頁39上；「1625年正月9日」條，頁40下；「正月17日」條，頁41上。

¹³⁰ 李景稷，《扶桑錄》，「8月3日」條，頁5下；「8月23日」條，頁10上。

¹³¹ 慶暹，《海槎錄》，「閏6月11日」條，頁50上。

月底到達阿波國德島。¹³²根據其《月峯海上錄》記載，知德島地區的俘虜有相當的生活空間。他們可以互訪、通信、出遊。如鄭希得與柳仲源、柳汝宏(仲謙)、土佐的魯認、京都的林子敬，互訪或通信。¹³³與同住的兄慶得、族人鄭子平、鄭好仁，及比鄰而居的柳仲源，「輪設飯菜」，會諸友。仲源喜歡圍碁，子平喜好吟詩，平常即以此消磨渡日。希得生病時，子平夜夜「煎粥煮藥」照顧。慶得和子平亦至鄰家拜訪。¹³⁴

希得還常出遊，如「到市邊」、「與諸友採蕨于山」、「往觀一山寺」、「與諸友觀野中禾黍盈疇，坐于江畔，買瓜而食。」與北條見八(關東巨酋之子)，或與兄、諸友同遊山城樓。¹³⁵一般俘虜，月夜則聚集助任橋上，「或歌，或嘯，或論懷抱，或呻吟哭泣，夜深而罷。」¹³⁶

鄭希得擅長詩文，受高僧東首座厚遇。¹³⁷東首座或來訪，或邀鄭希得往福聚寺。¹³⁸兩人相和詩，鄭希得則藉詩句表達歸國之意。¹³⁹他應代官彥四郎、阿波別將織部、少年傳七、稻田四郎、家政之婿羽柴、長門守蜂須

¹³² 鄭希得為晉州人，戰爭結束後，於1599年6月29日回到釜山。中村榮孝，〈《月峯海上錄》と《老松堂日本行錄》〉，《日本歷史》，173號(東京，1962.10)，頁45下-46上。

¹³³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1598年正月2日、4日」條，頁81下；「3月9日」條，頁84下；「4月1日、18日」條，頁85下；「8月5日」條，頁88下；「9月9日」條，頁89上。

¹³⁴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正月20日」條，頁82上；「22日」條，頁82上；「2月11日」條，頁82下；「2月26日」條，頁83下；「10月7日」條，頁89下-90上。「2月1日」條，頁82上載：「倭奴分送擄人於諸處，而兄弟妻子則不使分離。恐與子平相離，故常謂子平為我弟。」

¹³⁵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2月15日」條，頁83上；「3月20日」條，頁85上；「24日」條，頁85上；「6月29日」條，頁88上；「2月23日」條，頁83上下；「3月14日」條，頁84下；「7月1日」條，頁88上。

¹³⁶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3月4日」條，頁84上。助任橋之考據，參見那波利貞，〈月峯海上錄考釋〉，《朝鮮學報》，第21、22合併特輯號(奈良，1961.10)，頁34。

¹³⁷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5月12日」條，頁86上載：「(家政)目不知書，每於文必賴東首座。」東首座與蜂須賀家政同母異父，家政出征朝鮮時，由其督藩政。參見那波利貞，〈月峯海上錄考釋〉，頁23-24。

¹³⁸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2月19日」條，頁83上；「3月29日」條，頁85下；「7月23日、25日」條，頁88上。福聚寺為蜂須賀家的菩提寺。參見那波利貞，〈月峯海上錄考釋〉，頁24。

¹³⁹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7月25日」條，頁88上。

賀至鎮等之邀，拜訪他們。¹⁴⁰另外他也接待訪者，除傳七拜訪他外，北條見八持艾餅訪之，彥四郎出示朝鮮名畫幀，藩士古田佐助求贈言，勘十郎書示「莫悲痛自毀」，三求訪之「慰以風雨之苦」，彥三郎以書慰問並送黃柑。¹⁴¹

鄭希得在家政返國前曾到他家，他在家政家看到「天下輿地圖」，及鶴、鷹、鵝、雉等，並看到八匹朝鮮駿馬，這些均掠奪自朝鮮。¹⁴²家政返國後邀見他，求賦詩，送他餅、枇杷、生鮒魚、新米、扇等，¹⁴³待之甚厚。他亦多次書示家政，「如得一開籠鎖，歸見老父，則窮天極地之痛，庶可小伸。」、「我等年老無用，如是拘繫有何益於貴國。只以還見垂死之老父，招慰亡母之冤魂，祈祝于天，幸採罔極之情，快開籠鎖如何？」致使家政有將他放還之意。¹⁴⁴希得與兄、族人、被擄諸友同食、同遊、互通書信，甚且與家政、東首座，及有漢學素養的家老、藩士等相互往來，生活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而在德島的一般俘虜亦非完全受限。

姜沆在大津時，同為俘虜的務安縣吏徐國多次拜訪他並向他求詩；金山出石寺僧侶快慶以扇求詩；出遊城下寺院時與寺僧互贈詩句。在伏見，俘虜金禹鼎、姜士俊、姜天樞、鄭昌世、朴汝楫、全時習、徐景春等連日拜訪他；金興達、興邁兄弟多次送米布救其飢寒；姜士俊等持酒慰問；日僧加古(賀古宗隆)請他於屏風題詩；角倉素庵(1571-1632)邀請他至嵐山；後陽成天皇的叔父照高院遣僧送扇求詩。¹⁴⁵某次出遊，他將豐公廟(秀吉埋葬處)

¹⁴⁰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正月3日」條，頁81下；「5月5日」條，頁86上；「6月19日」條，頁87下；「25日」條，頁87下-88上；「10月1日」條，頁89下；「11月2日」條，頁90上。

¹⁴¹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2月12日」條，頁82下-83上；「3月6日」條，頁84下；「22日」條，頁85上；「6月3日」條，頁87上；「9日」條，頁87上下；「8月3日」條，頁88下；「10月29日」條，頁90上。

¹⁴²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3月13日」條，頁84下；「21日」條，頁85上；「4月28日」條，頁85下。

¹⁴³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5月12日、13日」條，頁86上；「6月10日、16日」條，頁87下；「27日」條，頁88上。蜂須賀家政於1598年5月29日返國。

¹⁴⁴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5月14日」條，頁86下；「11月3日」條，頁90上下。

¹⁴⁵ 姜沆，《看羊錄》，頁33上、下；頁34上下；村上恆夫，《姜沆：儒教を伝えた虜囚の足跡》(東京：明石書店，1999)，頁79-83、131-132；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東京：明石書店1992)，頁135-138。金山出石寺在伊豫州南30里。

門上妙心寺僧南化所書銘文「大明日本，振一世豪；開太平路，海闊山高。」以筆塗抹，並改題曰：「半世經營土一坏，十層金殿謾崔嵬；彈丸亦落他人手，何事青丘捲土來。」藤原惺窩(1561-1619)知此為姜沆所為，他對姜沆戒之曰：「向見太閤塚殿所書，乃足下筆也，何不自愛也。」¹⁴⁶姜沆與其他俘虜及日本僧侶、學者往來，且敢譏諷秀吉，說明他能自由活動且得到惺窩等日本友人庇護。

諸大名對俘虜大致沒有嚴格監禁，俘虜若有漢學素養，則與之談論、唱和，優遇之。對逃走的俘虜，則予以嚴懲。如李曄，秀吉待之甚厚，但他與其他俘虜相約買船逃走，至赤間關被追及，遂引劍自殺並跳海。其屍被勾起，其他人則送至京都車裂。¹⁴⁷又如梁芑萬偷船逃至土佐近海立即被捕，船上的人「幾半見斬」。¹⁴⁸有逃走之虞的俘虜，則派人看守。如姜沆曾企圖逃走，他被送至伏見後，其家屬是安置於「空家太倉中，令老倭市村者典守之。」¹⁴⁹但如上述，他仍能出遊、交友。

五、朝鮮俘虜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朝鮮俘虜中，有學者、陶匠、宗教家、醫家等。這類俘虜不多，但對日本文化之影響仍不可忽視。下面僅以學術文化、燒造陶磁、創建佛寺、行醫救人等四方面作論述。

(一) 學術文化

俘虜中有學者、士人，其在日本協助訓點儒籍，或列士籍，或領俸祿，影響日本學術與教化。下面以姜沆、李真榮(1571-1633)父子、洪浩然(1581-1657)等為例作說明。

姜士俊於1601年4月返回朝鮮。

¹⁴⁶ 姜沆，《看羊錄》，頁34上。

¹⁴⁷ 姜沆，《看羊錄》，頁20下、33下。

¹⁴⁸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8月21日」條，頁89上。

¹⁴⁹ 姜沆，《看羊錄》，頁33下。

1. 姜沆

姜沆，字太初，號睡隱，出生全羅道靈光郡。本籍晉州，晉州古稱菁川，因此亦號菁川。二十二歲(1588)中進士，歷職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刑曹佐郎。1597年9月與家族一起為藤堂高虎(1556-1630)的部將信七郎(新七郎)所擄，最初在伊豫大津，其間曾企圖逃走，1598年秋被轉送至伏見。1600年2月獲准歸國，4月2日由伏見出發，5月19日返抵釜山。後因黨禍受讒論罪，遂歸鄉里講學，年五十二歿。¹⁵⁰

姜沆在伏見與歌人木下長嘯子(林勝俊，1569-1649)、名醫意安、理安、大名赤松廣通(1562-1600)、儒者藤原惺窩等交往。木下長嘯子與儒者、歌人、俳人、茶人、僧侶等均有往來，姜沆大約也有機會與這些人相交。理安之師意安，本名吉田宗恂(1558-1610)，豪商角倉了以(1554-1614)之弟，著《歷代名醫傳略》。因理安之請，姜沆為其作序。惺窩即是看到此序，經由意安和理安，與姜沆相識。赤松廣通師事惺窩，他因惺窩的關係而與姜沆往來。¹⁵¹《看羊錄》載：

(廣通)又嘗從我國士人之在俘虜者及臣兄弟，求書六經大文，潛以銀錢助臣等羈旅之費，以資歸路。¹⁵²

同書又載：

……臣收合我國士人之曾結約束者，引出篙卒之在倭家者，收前後所得銀錢，潛買一船及船糧。異同之人，獨經虎穴千里，恐有意外不測之患。遂往見舜首座及廣通，願借力出疆。則廣通求寺澤志摩(寺澤正成)手書，以備關市之讖查。舜首座且許篙師一人以教水路至對

¹⁵⁰ 姜沆，《看羊錄》，頁32上下、34下；松田甲，〈藤原惺窩と姜睡隱の關係〉，收入松田甲，《續日鮮史話》，第1編，頁32-33、38。

¹⁵¹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138、273；姜沆，《看羊錄》，頁28下。載：「(惺窩)但馬守赤松左兵衛廣通之師也。」藤原惺窩，號惺窩、柴立子、廣胖窩等。初入佛門，改名舜首座。後棄佛向儒，專研六經，開日本近世文教興隆之基。參見日置昌一編，《日本歷史人名辭典》(東京：講談社，1990)，頁783上。角倉本姓吉田，為醫學世家。吉田宗恂父宗桂，有醫術仕家康，為大藏書家。參見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273。

¹⁵² 姜沆，《看羊錄》，頁29上。

馬乃許其還。¹⁵³

廣通藉「求書六經大文」之名，給姜沆銀錢。他與惺窩在姜沆歸國時，均給予協助。

姜沆的學術影響惺窩甚深，兩人討論朝鮮科舉、春秋釋奠、經筵等；¹⁵⁴他應廣通和惺窩之邀，與兄姜渙、姜濬(澹)及其他學者十餘人，參與訓點四書五經。姜沆謄寫大字本四書五經，另外抄寫袖珍本四書五經，包括大學、中庸、論語、書經、詩經各一冊，孟子、易經、禮記、春秋各二冊，及曲禮全經、小學、近思錄、近思續錄、近思別錄、通書各一冊、正蒙二冊等。¹⁵⁵在姜沆協助下，四書五經的訓點工作於1599年2月完成。惺窩受廣通之託，請姜沆作跋。惺窩曰：

赤松公令予傳言於足下。其言曰：日本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傳漢儒之學，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來不能改其舊習之弊。……故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于字傍以便後學。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此冊為原本。……足下敘其事，證其實，跋冊後，是赤松公之素志，而予至幸也，足下計之。¹⁵⁶

姜沆言：

他日日東諸達官之見是書者，因其文而悟其道，以及於為上為下為國為加為比隣。一以聖訓從事，則扶桑一域未必不為東周。而赤松公之利澤，推及於海州蒼生者豈淺淺哉。……予嘉歛夫(惺窩)之獨得遺經，又喜赤松公之尊德樂道也。於是乎書。己亥(1599)春二月望日。¹⁵⁷

知日本只傳漢唐古注，因廣通之請惺窩將四書五經加以朱子新注，並訓點之。訓點本四書五經的流佈，是朱子學得以在日本民眾中廣泛浸透的根由。隨私塾的普及，孩童誦讀訓點四書五經，儒教成為日本一般民眾的素養。

¹⁵³ 姜沆，《看羊錄》，頁29上。

¹⁵⁴ 姜沆，《看羊錄》，頁28下。

¹⁵⁵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290。

¹⁵⁶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纂，《藤原惺窩集》(京都：思文閣，1978)，卷上，〈惺窩先生文集〉，卷10，〈問姜沆〉，頁135-136。

¹⁵⁷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纂，《藤原惺窩集》卷上，〈惺窩叢〉，續卷3，〈五經跋〉，頁299-300。

歐洲傳教士認為日本人有禮節，有道德，是得自此儒教的培養。¹⁵⁸

趙曦，《海槎日記》載：

日本初不尚文，……百濟人王仁阿直妓(岐)未知何時入來，而始教書籍於日本。伊後壬辰亂時，我朝人姜晄隱沆被拘四年。其時有僧舜首座者，相與從遊，開始文教。舜首座俗名藤欽夫，號惺窩。¹⁵⁹

趙曦是 1764 年的正使，他認為因惺窩與姜沆往來，日本開始有文教。姜沆為惺窩撰寫不少序跋、識語，¹⁶⁰他的儒學直接影響惺窩的哲學根基。

2. 李真榮父子

李真榮，字一恕，慶尚道靈山人。1593 年為淺野幸長的軍隊所擄，後被送至大坂。娶宮崎定直之女，生二子，以卜筮為業兼講學。紀州藩主德川賴宣(1619-1667 在職)聞其名，召為侍講，待以客禮，賜廩米三十石。長子李全直(1617-1682)，字衡正，號梅溪，父歿襲父職為儒員。藩儒官永田善齋愛其才，以女妻之。梅溪曾赴京都學習，後賴宣將其召回，令其講經義，並且擔任世子光貞(1667-1698 在職)之師。梅溪因隨賴宣父子至江戶參觀，與幕府學政林道春(1583-1657)等有交誼。次子李立卓(1621-1696)，字瞻德，為伊豫國西條藩主松平賴純(賴宣三男)的侍醫。

李梅溪對紀州民眾的教化有很大貢獻，他在 1660 年受賴宣之命草擬「父母狀」(六十一字)訓諭，在領內宣揚、教化百姓。第九代藩主德川治貞(1775-1789 在職)甚且下令領內私塾必須以「父母狀」作為習字範本。至明治初年第十四代藩主茂承(1858-1869 在職)時，「父母狀」仍是紀州藩維持風教的根本。¹⁶¹

¹⁵⁸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309。

¹⁵⁹ 趙曦，《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7輯，頁50上。

¹⁶⁰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頁71-73。

¹⁶¹ 松田甲，〈紀州德川家の大儒李梅溪〉，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3編，頁3-4、9、12-13、15、28；辛基秀，〈李真榮、梅溪と朝鮮通信使〉，收入辛基秀，《朝鮮通信使一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東京：明石書店，1999)，頁75、81-91；鄭章植，《使行録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觀》(東京：明石書店，2006)，頁47-48；南龍翼，《聞見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6輯，〈人物〉，

3. 洪浩然

洪浩然，號雲海，晉州人，出生官宦之家。1597年7月晉州之役為鍋島直茂軍所擄，時年十二。直茂憐之，還師後常侍左右。浩然嘗賦詩謝云：「髫年漂泊日(海)之東，莊越吟邊歲幾窮；蒼海弘恩無所表，寧趨明節訴微哀(衷)。」¹⁶²直茂歿後，事其子勝茂(1580-1657)。勝茂厚遇之，在藤津郡賜予百石采邑，五口廩俸。其間他曾赴五山遊學，回佐賀後擔任勝茂右筆(文書)，並從事講學。1657年勝茂歿，切腹殉主。娶多久領主多久安順(1563-1636)家臣之女，後代歷為佐賀藩士。¹⁶³浩然以書法活躍於當時，擅長楷書，留下甚多墨寶。如「扁舟意不忘」(杜甫：夜宴左氏莊)、「忍 忍則心之寶 不忍身之殃」(殉死時留下的絕筆)等作品，迄今仍保存於名護屋博物館。

(二)燒造陶瓷

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前，諸大名對盛行於禪林之茶道已相當喜愛。他們愛用珍貴陶磁器，尤其是朝鮮茶碗。¹⁶⁴但當時日本陶磁業並不發達，因此爭相以高價購買高麗朝或李朝初期的珍品。入侵朝鮮後，出兵大名在半島上俘虜陶匠外，也物色陶匠帶回日本，並在其領地建窯燒造。

朝鮮的陶磁生產由官窯掌控，京畿、忠清、慶尚、全羅四道設有陶器所 125 所、磁器所 100 所。¹⁶⁵中央管轄之沙器匠有 95 名分配到此四道，其中慶尚與全羅二道合計 68 名。這些沙器匠在四道指揮工人燒造，形成生產

頁21下載：「其父我國人，而系出全州，故名其子全直。全直為人純厚，稍解詩律，筆畫頗精。」

¹⁶² 《直茂公譜》，第8卷，頁202上。

¹⁶³ 松田甲，〈朝鮮より出でたる佐賀の儒者洪浩然〉，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2編，頁20-34；古賀精里，《精里全書》，收入相良亨等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東京：株式會社べりかん社，1996)，第15卷，〈洪浩然傳〉，頁257下-258下。

¹⁶⁴ ヨハン・ベッカー(Johanna Becker)，〈唐津焼きと韓國—そのかわりあいについて〉，《韓》，創刊號(東京，1972.01)，頁41。

¹⁶⁵ 末松保和編，《世宗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7)，卷148-151，〈地理志〉，頁13-216。

體系。¹⁶⁶《慵齋叢話》載：「世宗朝(1418-1450)御器專用白磁，至世祖朝(1455-1468)雜用彩磁。」¹⁶⁷京畿道之廣州與慶尚道之尚州，即為此御用白磁之產地。¹⁶⁸

日軍兩次出兵朝鮮，第一次於戰爭失利後撤退至半島南岸，第二次則是以占領朝鮮南半部為目標，出兵諸大名所俘虜或物色的陶匠，多出自京畿、忠清、慶尚、全羅等四道。這些被大名帶回之陶工，在各大名的領地從事燒造，為其生產著名後世的陶磁器。下面以薩摩燒、高取燒、有田燒、高田燒、三河內燒、萩燒等說明之。

1. 薩摩燒

1597年8月日軍攻陷南原，島津軍俘虜不少朝鮮人。1598年11月島津軍歸國時，70餘名21姓的俘虜被強制送至日本。他們在薩摩國串木野嶋平(今鹿兒島縣いちき串木野市)、市來神之川(今鹿兒島縣日置市東市來町)、鹿兒島前之濱上陸。之後，分居此三地，其中以居住串木野嶋平最多，有男女40餘人，包括伸、李、朴、卞、林、鄭、車、姜、陳、崔、盧、沈、金、白、丁、何、朱等17姓。在串木野嶋平的朝鮮人，因與當地百姓衝突，約在1603或1604年移居苗代川(今鹿兒島縣日置市東市來町美山與美山元寺脇地區)。¹⁶⁹1614年慶尚道人朴平意(1559-1624)在成川村發現白土，在加世田京發現白砂，在大隅國栗野發現釉藥檜木，因此開始建窯專燒御用白磁，此稱為苗代川燒。藩主島津家久(1576-1638)引見朴平意，以其為「庄屋」，給切米四石，賜名「興用」。¹⁷⁰之後苗代川的陶業在藩的保護下生產發展，

¹⁶⁶ 南韓法制處編，《經國大典》(漢城：南韓法制處，1962)，卷6，〈工典〉，頁227、232、235-262。

¹⁶⁷ 成俔，《慵齋叢話》，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合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第7冊，卷10，頁251。

¹⁶⁸ 末松保和編，《世宗實錄》，卷148，頁13；卷150，頁134。

¹⁶⁹ 谷川健一編，《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東京：三一書房，1994)，卷10，〈立野並苗代川燒物、高麗人渡來在附由來記〉，頁674下-675上、676下；橘南谿著、三浦里編，《東西遊記》(東京：三省堂，1910)，〈西遊記續編〉，卷4，〈高麗の子孫〉，頁37。

¹⁷⁰ 金泰俊，《壬辰亂時朝鮮文化의 東漸》(首爾：韓國研究院，1977)，頁75-77；北島

此即今日所謂的薩摩燒。

在薩摩的朝鮮系陶磁器，另有日軍第一次入侵時被擄出身慶尚北道星山的陶匠金海(1570-1622)，歸化名為星山仲次。最初在市來神之川開窯，後來島津義弘賜予祿十五石，並讓他在帖佐(今鹿兒島縣始良町)燒造，此稱為帖佐燒。1619年，島津家久移居鹿兒島，其子與弟隨之，並移窯下豎野(今鹿兒島市冷水町)，此即豎野燒。¹⁷¹

2. 高取燒

黑田長政從朝鮮帶回陶工慶尚南道韋登人八山(不知其名)，讓他在筑前國鞍手郡鷹取山(又名高取山，在今福岡縣直方市)山麓居住，改其姓名為井土八藏，給予70位工人，建窯製陶。追隨加藤清正已歸化之朝鮮陶匠新九郎和八藏亦參與燒造。此即高取燒。

八藏之子八郎右衛門亦善於燒造，1630年得到八石家祿，8位工人，移窯至穗波郡白旗山(在今福岡縣飯塚市)山麓，1667年移至上座郡鼓村(今福岡縣朝倉郡小石原村)，1704至1710年間分窯至宗像郡田島村東松山(在今福岡縣宗像郡田島村)，1716年再移至早良郡西新町之東山(在今福岡市)，子孫世守窯業。¹⁷²

万次，《壬辰倭乱と秀吉、島津、李舜臣》(東京：校倉書房，2002)，頁96；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226。切米：江戸時代幕府大名の家臣，對沒有知行地的小祿家臣，在春、夏、冬所給予之米。參見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有田町：肥前陶磁史考刊行會，1936)，頁50上下。

¹⁷¹ 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73-75；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收入松田甲，《續日鮮史話》，第3編，頁45-47；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49下-50下。

¹⁷²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36-37；貝原益軒編、伊東尾四郎校訂，《筑前國續風土記》(東京：文獻出版社，1988)，卷29，〈土產考〉上，〈鷹取瓷器〉，頁656下-657下；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107-111；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49上下。

3. 有田燒

1598 年隨鍋島直茂重臣多久安順至日本的陶匠，有忠清南道公州郡雞籠山人李參平(?-1655)，及在釜山燒造之陶範丘家族 30 人。李參平最初在小城郡多久(今佐賀縣多久市)開窯，因此地無優質陶土而遷移至有田鄉(今佐賀縣有田町)亂橋。他在有田東部上白川天狗谷建窯，並且在上白川泉山發現白土，因此燒造出精美白磁。歸化名為金江三兵衛，1652 年卒。陶範丘及其一族 30 人，則在唐津(佐賀縣唐津市)開窯。¹⁷³

此外，另有陶匠宗傳和金某(不知其名)隨鍋島直茂家老後藤家信至日本。宗傳之歸化名為深海新太郎，他在杵島郡內田興建數處陶窯，有近千工人，從事燒造二十餘年，1618 年卒。妻百仙婆繼承其業，並領一族九百餘人遷移至有田泉山附近之年木谷。百仙婆於 1656 年卒，年 96。金某則在鄰近有田之西松浦郡松浦村藤川(在今西松浦郡有田町)建窯燒造。李參平、宗傳、金某三位朝鮮陶匠被視為有田燒之始祖。¹⁷⁴

4. 高田燒

慶尚道泗川郡十時鄉人尊楷，1598 年隨加藤清正至唐津。之後曾一度回故鄉，1600 年再至日本。1602 年受小倉城主細川忠興(1563-1646)招聘，於豐前國田川郡上野村(今福岡縣田川郡赤池町)建窯，開創上野燒。細川忠興賜予俸祿和 70 名工人，並禁止上野以外之細川領地燒造陶器，作為保護和獎勵，尊楷則以上野地名更名為上野喜藏高國。

1632 年細川忠利(1586-1641)移封熊本城，高國與長子上野忠兵衛、三子藤四郎亦隨同移窯至肥後八代郡高田村(今熊本縣八代市)，在此燒造的陶器稱為八代燒，亦名高田燒。次子十時孫左衛門甫久與四子渡久左衛門高

¹⁷³ 金泰俊，《壬辰亂과朝鮮文化의東漸》，頁99-104；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40；木島孝之，〈唐津燒創始時期—1580年代説を問う〉，收入黒田慶一編，《韓國の倭城と壬辰倭乱》(東京：岩田書院，2004)，頁468-476。

¹⁷⁴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38-40；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百仙婆碑文〉，頁142下、412上下、413下、414上下。

利仍留上野，受小倉新城主小笠原忠貞(1596-1667)援助，繼承上野燒。1658年，次子移窯至八代郡平山，因此上野氏有三家傳承燒造業。¹⁷⁵

5. 三河內燒

肥前平戶城主松浦鎮信(1549-1614)於1598年12月從朝鮮歸國時，據稱帶回125名朝鮮人，其中有陶匠巨關(1556-1643)和頓六。巨關是慶尚道熊川人，時年四十三，後來入平戶藩籍，改名今村彌次兵衛。松浦鎮信將巨關和頓六安置於平戶西南的中野村(在今長崎縣平戶市)，並在此開窯燒造，此稱為中野燒或平戶燒。當地缺乏優質陶土，最初由朝鮮輸入，後來於筒江等地發現陶土。元和年間(1615-1623)金村彌次兵衛之子今村三之丞正一(1610-1696)將陶窯遷移至藤原山，1658年其孫今村彌次兵衛正名(1635-1717，號如猿，後改名正景)再遷移至三河內(今長崎縣佐世保市三河內町)，此稱為三河內燒。今村如猿調和天草陶石和網代陶土(三岳石)，三河內燒因此成為純白冠天下之磁器。頓六之孫樋口某和李參平之孫石丸某亦於三河內附近開窯。¹⁷⁶

6. 萩燒

朝鮮陶工李敬原應唐津藩主寺澤廣高(1563-1633)之召，自朝鮮輸入陶土，於椎之峯(在今伊万里市南波町府招)燒造茶器。1598年受毛利輝元招聘，至長門國阿武郡萩町椿鄉松本(今山口縣萩市椿東區船津)。因此此地鼓山嶽(後改稱唐人山)發現優質黏土，因此開始燒造。輝元給予此山林及山下住所，列士籍，賜祿五十餘石。歸化名為坂本助八，1625年輝元長子毛利秀就(1595-1651)賜其名高麗左衛門，1643年卒，年七十五。在萩創始的陶業稱

¹⁷⁵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35-36、42-46；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51上下、95下；寺本広作編，〈熊本縣史〉(熊本：熊本縣，1965)，總說篇，〈肥後の陶器〉，頁743；金泰俊，〈壬辰亂と朝鮮文化の東漸〉，頁105-107。

¹⁷⁶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頁40-41；高田與清著、國書刊行會編，〈松屋筆記〉(東京：國書刊行會，1908)，卷62，〈平戶燒陶器〉，頁359上下載，三河內燒是由高麗國歸化的老嫗所創始。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215上下、216上、224上下、225下、229下。

為萩燒或松本燒。

上述之外，如加藤清正帶回數名陶工中，有名葛城某者，於肥後國玉名郡小代山(在今熊本縣玉名市)山麓開創小代燒。細川忠利自豐前移封熊本後，其子光次郎即受忠利保護獎勵。¹⁷⁷毛利高政(1559-1628)於 1600 年受封豐後佐伯城主，他以俘虜的朝鮮陶匠在佐伯波越(今大分縣佐伯市堅田波越區)燒造專供城主使用，或贈予諸大名的陶器，此稱為「波越燒」。¹⁷⁸這類被擄或招聘之朝鮮陶匠，多半居住九州地區。他們在諸大名領地受保護與支持，除燒造御用白磁，亦燒造食器、酒器、茶器等。

16 世紀末，日本風行朝鮮白磁。由於朴平意和李參平相繼發現白粘土，日本因此亦能燒造優質白磁。又，由於大名及大眾之需求，高溫燒成和施釉等技術亦隨之提升，並且普遍、迅速發展。

(三) 創建佛寺

朝鮮俘虜有出家為僧者，他們在各地興建佛寺、立戒規、擔任住持，融入日本宗教界。

1. 日遙

日遙(1581-1659)本名余大男，慶尚道河東人。1593 年 6 月日軍攻陷晉州時，他躲藏於雙溪洞普賢庵，7 月被加藤軍俘虜，時年十三。根據本妙寺(在熊本市)所藏余大男父子往來之書信，知當時他手書「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二詩句，清正見其筆勢活潑，資性聰穎，認為「此非庸常之子也」，而將其留在身傍，特別予以照顧。數月後被送至肥後國，跟隨日乾上人削髮為僧。

其後日遙至甲州久遠寺(日蓮宗總本山)和總州法倫寺習佛，學識德智為眾所推。1609 年，加藤清正的菩提寺本妙寺二世住持日繞上人歿後，清正

¹⁷⁷ 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頁49下。

¹⁷⁸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723。

將他召回擔任第三代住持，時年二十九。晚年他將住持一職讓予日選，退隱妙光山蓮政寺(在熊本市)，1651年至肥前島原創建護國寺。島原是基督教盛行之地，在幕府禁教下，他在此開基有破邪顯正之意。其草體墨跡、書翰，今仍保存於本妙寺和護國寺。日遙上人號本行院，一般稱他「高麗遙師」、「高麗上人」。1659年歿，年七十九。¹⁷⁹

2. 宗巖

宗巖(1575-1628)於1593年在平壤近郊為福知山城主(今京都福山知市)小野木縫殿助擄獲，因其「天質陰莖至小，男事已絕。」被允許擔任內侍。先後服侍蜂須賀阿波守之妻、下總守瀧川雄利(1543-1610)之女。由於瀧川雄利之女早逝，他深感人事無常，遂於1605年出家。此後雲遊四方，1616年回京都黑谷追隨了的上人(金戒光明寺第27世)。他在金戒光明寺贈予之紫雲石地方，創建西雲院，在此結草庵、唸佛。1628年圓寂，年五十三。宗巖持戒嚴，為有德高僧，他於歿前七天，以稱念上人(淨土宗捨世派之祖)的修道法規為基礎，修訂17條清規，可謂為稱念上人之繼承者。¹⁸⁰

3. 日延

日延(1589-1665)被擄的確實年代不清楚，依其1589年出生推測，當時應未滿十歲。史料或記載日延為臨海君之子，但依實錄記載，被執為兩王子，非兩王孫。¹⁸¹同時被擄的姊姊後來成為宇喜多秀家家老戶川達安(1567-1628)之妾。

日延最初在博多法性寺出家，1604年至京都本國寺檀林學習，1607年至下總飯高(在千葉縣匝瑳市)檀林修行。1627年繼任小湊(今千葉縣天津小湊町)誕生寺第十八代住持。此時亦相繼在安房(千葉縣安房郡)創立龍潛寺，在

¹⁷⁹ 松田甲，〈本妙寺日遙上人〉，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1編，頁53-74；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298-309、310註7。

¹⁸⁰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311-314。

¹⁸¹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26，「25年7月戊午」條，頁227上。

江戶創立円真寺、覺林寺。1630年因謗法問題，與日樹等6人被流放，因此離開誕生寺，回到博多法性寺。1632年藩主黑田忠之(1602-1654)將廢寺香正寺賜與日延，因此重建香正寺。《筑前國續風土記》載：

(香正寺)開山名曰：日延，朝鮮國產也。朝鮮征伐時，成囚而來。住該國，為日蓮宗僧侶，房州誕生寺住持。此僧堅守不受不施宗義。時不受公方布施物，以科流此國，與其相類者七人。寬永九年(1632)創立此寺。」¹⁸²

1643年離開香正寺退隱，1660年在博多再創妙安寺，1665年卒於妙安寺。¹⁸³

(四)行醫救人

被擄朝鮮人亦有以醫術成為名醫，留下丸、散、湯等秘方。

1. 經東

經東(?-1598)為長宗我部元親(1539-1599)所擄，1594年至土佐，在高岡郡新居村(今高知縣土佐市)以醫為業。據載，開業第一年因很多病人診治無效死亡，他深以為恥而休業。經思考檢討後，認為日本與朝鮮風土、人性皆不同，再開業時便調整處方和劑量，因此病人多痊癒。他斷病準確，如有一天他為一孕婦看診，推斷胎兒是男孩，但小孩三歲必得癘病。孕婦若立即服藥，小孩將平安無事。如果出生後小孩才服藥，必無效。孕婦的丈夫非常生氣，認為他是詐騙，孕婦因此未服藥。不久小孩出生，但從二歲那年夏天開始，面色呈死灰。三歲那年春天，已出現癘氣之狀。這對夫妻大驚，再求經東開藥。經東回答：病體已成，非人力所及。不久小孩亦病死。

成為名醫的經東，其死與群醫嫉妬有關。據載，他扈從長宗我部元親至伏見土佐藩邸，當時聞名而來求診者相當多。伏見的群醫嫉妬他，某天

¹⁸² 貝原益軒編、伊東尾四郎校訂，《筑前國續風土記》，卷3，〈福岡・香正寺〉，頁70上。

¹⁸³ 日蓮宗史料編纂會編，《日蓮宗年表》(東京：日蓮宗史料編纂會，1941)；高崎慈郎，〈可觀院日延の研究〉，《大崎學報》，117号(東京，1963.12)，頁107-116。

晚上藉口宴請他，卻在食物中下毒。經東吃了之後，知食物被下毒。他說：我知道你們下毒，要解此毒很容易。但我今日不死，他日也會被你們所殺，不如今天被毒死。言畢，自懷中取出一書，曰：此書是救萬民的藥方秘典，我死後也不想留給你們。乃將此書投入火爐中，經東亦因此被毒死。¹⁸⁴

2. 李氏家族

1597年8月南原之戰，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福男(1555-1597)戰死，其子李聖賢(1589-1647)被擄後，先在毛利輝元部將阿曾沼豐後守元秀(?-1597)處，其後被送至日本。李聖賢因是名族之後，毛利輝元敬重之，並賜予周防熊毛郡勝間村(在今山口縣熊毛町)知行百石。娶內藤元榮之女，育有三子。聖賢後剃髮，名元宥，毛利輝元子秀就給予「李家」之姓。長男閑齋一應與次男就庵宗隣均有醫術，皆擔任藩醫。兄弟兩家子孫，累代以醫術仕毛利氏。明人孟二寬(1572-1656)於文祿之役被擄，至日本後仕安藝藩為醫官，改名武林次庵(又名治庵)。他將枇杷葉湯秘方傳授予就庵之子正玄，此秘方與龍王湯同為長州藩二大名藥。¹⁸⁵

3. 九山道清

九山道清(?-1647)本名不詳，其為1598年鍋島直茂擄回13名朝鮮人中之一，時年三十三。先祖為醫者，他除醫學素養外亦具豐富藥學、動植物學、鑛物等知識。在佐賀唐人町製藥，並與陶匠李參平等相往來。其精於製藥，留傳頗多丸、散秘方。現今佐賀白山町有名之神効丸，即源於其製法。家族代代以製藥和織更紗為業，更紗又名「高麗更紗」。¹⁸⁶

¹⁸⁴ 平尾道雄等編，《皆山集》(高知：高知縣立圖書館，1976)，歷史(4)篇，第14章，〈土佐國時人傳〉，卷2，〈經東〉，頁40-41。

¹⁸⁵ 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頁757-759；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頁191上、下。

¹⁸⁶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頁227。

4. 鄭竹塢

為鍋島直茂所擄，其為醫者亦是學者。受鍋島氏厚遇，得到藤津郡吉田(在今嬉野市)的采地。以醫術侍蓮池藩鍋島直澄(1616-1669)，並於佐賀教授詩書、文藝，子孫亦仕蓮池藩。¹⁸⁷

5. 李慶宅

文祿之役時，細川忠興部將南条元宅擄獲慶尚道仁同縣監李宗閑。宗閑在小倉受細川忠利優遇，子慶宅八歲時成為忠利的家臣。忠利以高麗和日本兩國國名，令慶宅改姓高本，使習醫，12歲時賜祿百石。忠利移封熊本後，又於熊本二丸賜予宅邸。因參與鎮撫天草之亂(1637-1638)負傷，以此功加增三百石。後來擔任侍醫，1665年歿。代代以醫仕官，五代孫高本紫溟(1738-1814)為醫者亦為著名儒學者、國學者。¹⁸⁸

精於醫術的朝鮮人，另有林一德、林榮久父子，及擅長膏藥和眼科的張膏、精通本草的金德、善於鍼灸的金德邦等。¹⁸⁹

六、結論

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最終目的是證明，佔領朝鮮半島與穩定朝鮮國內秩序則是必先解決的問題。他二次出兵均有禁止軍隊橫暴的禁令，但日軍並未遵守。各軍上陸後，雖在各地發佈安民榜文，但殘殺、焚蕩、擄人、掠奪，已無正常軍規。尤其割朝鮮人之鼻，李晬光言：「血肉之慘，舉此可知。」

日軍在朝鮮半島俘虜約5、6萬朝鮮人至日本，這些俘虜分布江戶以西各地，但以九州、四國、中國三地最多。戰後兩國恢復外交關係，赴日朝鮮使節亦極力交涉送還俘虜。但這些俘虜男婚女嫁，或生子置產，或主人

¹⁸⁷ 松田甲，〈佐賀の儒者洪浩然〉，頁31-34。直澄為勝茂三男，蓮池藩第1代藩主。

¹⁸⁸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191上；松田甲，〈朝鮮人を祖先とせる熊本の碩學高本紫溟〉，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1編，頁106-109。

¹⁸⁹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頁191上、下。

隱匿，或居住偏遠地區，以致歸國者不多。被擄朝鮮人有一般百姓、各類工匠、學者、醫者等，其在日本之生活與待遇各不相同。一般百姓通常從事農耕或被當作奴僕使喚，各類工匠或以其技藝維生。其中生活貧困者，有借貸、鬻女情形。若是學者，或有醫術，或受親信，亦可得到豐厚食祿。有些俘虜，他們被拘執沒有自由，甚至被買賣。但學者、業醫、為僧、富有者，仍有相當生活空間。尤其學者，可以互訪、通信、出遊，甚至與大名、藩士、日僧等和詩。

朝鮮俘虜對日本學術文化、陶瓷業、宗教、醫藥等領域，均有其影響。如姜沆協助訓點之四書、五經，隨私塾之普及深入日本民眾，成為一般民眾的素養。李梅溪草擬之「父母狀」，至明治初仍是紀州藩內維持風教之根本。被擄之陶匠，他們在各大名領地從事燒造，生產著名之陶瓷器。有些俘虜出家為僧，在各地建造佛寺、立戒規、擔任住持，融入日本宗教界。有醫術者，或成為名醫，或留下丸、散、湯等秘方。亦有傳授製造樟腦、造紙技術、織機技術，或築造名園者。¹⁹⁰此外，掠奪之大量書籍，迄今仍收藏於諸文庫。近十萬銅活字的掠奪，則改進日本的印刷術，促使活字版書籍大量刊行，¹⁹¹在學術、思想、技術等文化整體之發展上有極大意義。

¹⁹⁰ 崔官，〈文祿慶長の役：壬辰、丁酉倭亂：文學に刻まれた戦争〉，頁72-73。

¹⁹¹ 金泰俊，〈壬辰亂と朝鮮文化の東漸〉，頁122-149；楠戶義昭，〈略奪していった人、物と朝鮮文化について〉，收入金洪圭編，〈秀吉・耳塚・四百年—豊臣政権の朝鮮侵略と朝鮮人民の闘い〉（東京：雄山閣，1998），頁138-139；川瀬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東京：安田文庫，1937），頁151-159、168-176。

表1

工作類別	俘虜	史料來源
竹細工師	壬辰被擄	姜沆，《看羊錄》，頁 16 上
充當家康宮裏之內侍	上使軍官慎忠義奴子允福，闖人，壬辰被擄，年十六	慶暹，《海槎錄》，頁 44 下(1607)
筑前州長政陣下	晉州人姜珥	慶暹，《海槎錄》，頁 50 下
為奴	軍資正李涵一之弟行一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頁 58 上(1617)
以篩為業	熊川座首之子，壬辰被擄	李景稷，《扶桑錄》，頁 7 下(1617)
寫字為生	晉州土人張漢良之子仁凱	李景稷，《扶桑錄》，頁 10 上
為僧	求禮人梁應海、金海人金應昌在本國業儒	李景稷，《扶桑錄》，頁 10 上
作婿於富商之家(養子)	南原土人金龍俠之子吉生，年十三，丁酉被擄	李景稷，《扶桑錄》，頁 11 下
以僧點茶(在大小名身旁)	梁千頃子梁夢麟	李景稷，《扶桑錄》，頁 12 下
為僧	晉州人河魏寶之子河愷	李景稷，《扶桑錄》，頁 12 下
為僧業醫	前繕工監判官朴佑，倭名休菴，羅州人 別侍衛安夢祥之子景宇，僧名卓菴，大邱人	李景稷，《扶桑錄》，頁 17 上
以宦者曾在北政殿(秀吉正妻)供使令	李成立、金春福二人曾為養子於社稷洞居內官，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3 下(1624)
在京都賣卜而食	李文長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上
尾張城主義真之廝養	朴承祖、兩班之子，丁酉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下
義真之奴 以教師教人鳥銃	蔚山人和鎮海人二人 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下
帶領數十餘人常教習放砲	昆陽人，金僉使之子，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36 下
關白(家光)廚子	慶州人，壬辰被擄	金東溟，《海槎錄》，頁 15 下(1636)

業醫	大邱兩班安慶佑 自言以醫術受祿三百石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頁 32 上
燔造沙器	王丁被擄人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頁 24 上
使倭廝薪之役	潭陽人李丞祥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頁 83 下
服倭廝思蕘之役	晉州名族河天極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頁 84 上
役於阿波之別將織部	柳汝宏，字仲謙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頁 86 上、99 上
森小七郎家奴	德男(曾役於鄭希得家)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頁 87 上
役於僧倭	舌人(通辭)，忠州人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頁 87 上
役於稻田四郎	朱晦伯	鄭希得，《月峯海上錄》，頁 88 上
日人之妻		慶暹，《海槎錄》，頁 50 上
筑前守親奴之婢子(親近 奴子之婢)	淳昌女子，年十五，丁酉被擄 真祖權牧使大德，外祖龍安縣監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頁 56 下 李景稷，《扶桑錄》，頁 6 上
江戶將軍之側(侍女) 吉川廣家之側(侍女)	朴佑二女	李景稷，《扶桑錄》，頁 17 下
橘智正之妻		李景稷，《扶桑錄》，頁 20 上
北政殿之婢女	南忠元女子及子婦	姜弘重，《東槎錄》，頁 33 下
奉行岡田將監之妻		姜弘重，《東槎錄》，頁 34 下
壹岐島主之妻	昌原女子，壬辰被擄	姜弘重，《東槎錄》，頁 29 上
備後太守日向守妹之侍 女(福山城主水野勝成)	宗室女，祖和陽君	金世濂，《海槎錄》，頁 20 上(1636)
平戶太守之妻	昌原兩班女人之孫子	黃辰，《東槎錄》，頁 42 上(1636)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

《毛利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

Mōriike monjo, 3,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fukkoku.

《加藤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Katō monj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eishahon.

《吉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覆刻。

Kikkawake monjo, 2,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0, fukkoku.

《吉川家譜》，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

Kikkawa kafu,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松浦文書類》2，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謄寫本。

Matsuura monjo rui, 2,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tōshahon.

《直茂公譜》，收入佐賀縣立圖書館編，《佐賀縣近世史料》，第1編第1卷，佐賀：佐賀縣立圖書館，2003。

Naoshige kōfu, in Saga Kenritsu Toshokan, hen, *Sagaken kinsei shiryō*, dai 1 hen, dai 1 kan, Saga: Saga Kenritsu Toshokan, 1993.

《島津家文書》2，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覆刻。

Shimaduke monjo, 2,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82, fukkoku.

《泰長院文書》，收入佐賀縣史編纂委員會，《佐賀縣史料集成》，第5卷，〈古文書編〉，佐賀：佐賀縣史料集成刊行會，1960。

Taichōui in monjo, in Saga Kenshi Hensan Iinkai, *Sagaken shiryō shūsei*, dai 5 kan, komonjohen, Saga: Sagaken Shiryō Shūsei Kankōkai, 1960.

《高野山文書續寶簡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寫真帳。

- Kōyasan monjo zoku hōkanshū*,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shashin chō.
〈清正行狀奇〉，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3輯上，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Kiyomasa gyōjō ki,”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3 shū jō,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淺野家文書》，收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覆刻。
- Asanoke monjo*, in Tōkyō teikoku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hensan, *Dai Nippon komonjo*,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8, fukkoku.
《鍋島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 Nabeshima monjo*, Tōkyō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shūzō, eishahon.
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國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第4冊，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Shimokawa, Heitayuu. “Kiyomasa kōrai jin oboegaki,” Kokusho Kankōkai hensan, *Zokuzoku gunsho ruijū*, dai 4 satsu,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0.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收入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衆、文祿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下，東京：文献出版，1993。
- Shimose, Shichibē Yorinao. “Chōsen jin ryū sho,,” in Nakazato, Norimoto.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kō to minshū, Bunroku no eki: Nihon minshū no kunō to Chōsen minshū no teikō*, II, Tōkyō: Bunken Shuppan, 1993.
- 大河内秀元，〈朝鮮記〉乾，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 Ōkōchi, Hidemoto. “Chōsen-ki’ ken,”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0 shū ge,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天荊，〈西征日記〉，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第3冊，東京：続々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Tenkei. “Seisei nikki,” in Kokusho Kankōkai, henchō, *Zokuzoku gunsho ruijū*, dai 3 satsu,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0.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東京：博文館，1914。
- Kusaka, Hiroshi, hen. *Hō Kō ibun*, Tōkyō: Hakubunkan, 1914.
《征韓錄》，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
- Seikan roku*, in Kitagawa Tetsuzō, kōchū, *Shimazu shiryō shū*, Tōkyō: Jinbutsu Ōraisha, 1966.
古賀精里，《精里全書》，收入《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5卷，東京：株式會社

- ぺりかん社，1996。
- Koga, Seiri. *Seiri zensho*, in *Kinsei juka bunshū shūsei*, dai 15 kan, Tōkyō: Perikansha, 1996.
- 平尾道雄等編，《皆山集》，高知市：高知縣立圖書館，1976。
- Hirao, Michio, tō hen. *Kaizanshū*, Kōchi: Kōchi Kenritsu Toshokan, 1976.
- 末松保和編，《仁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
- Suematsu, Yasukazu, hen. *Jinso jitsuroku*,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62.
- 末松保和編，《世宗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7。
- Suematsu, Yasukazu, hen. *Seisō jitsuroku*,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57.
- 末松保和編，《光海君日記》，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
- Suematsu, Yasukazu, hen. *Kōkaikun nikki.*,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62.
-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
- Suematsu, Yasukazu, hen. *Senso shūsei jitsuroku*,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61.
-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1961。
- Suematsu, Yasukazu, hen. *Senso jitsuroku*, Tōkyō: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 1960-1961.
-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編，《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会社そしえて，1982。
- Tajiri, Akitane. “Kōrai nikki,” in Kitajima, Manji, hen, *Chōsen nichinichiki, Kōrai nikki*, Tōkyō: Kabushiki Kaisha Soshiete, 1982.
- 申維翰，《海槎錄》中，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1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Sin, Yu-han. *Hae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1-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申維翰編，《松雲大師奮忠紓難錄》，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第8冊，首爾：東國大學校，2002。
- Sin, Yu-han, p'yōn. *Songun Taesa Punch'ung sōnallok*, in Tongguk Taehakkyo Han'guk Pulgyo Chōnsō P'yōnch'an Wiwōhoe, p'yōn, *Han'guk Pulgyo Chōnsō*, 8, Sōul: Tongguk Taehakkyo, 2002.
-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3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Im, Kwang. *Im Ch'amp'an Pyǒngja Ilbon ilgi*,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ŏn, *Haehaeng Ch'ongjae*, che 3-chip, Sŏ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吉田蒼生雄，《武功夜話》，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
- Yoshida, Tamio. *Bukō yawa*, Tōkyō: Shin Jinbutsu Ōraisha, 1987.
- 寺本広作編，《熊本縣史》，熊本：熊本縣，1965。
- Teramoto, Kōsaku, hen. *Kumamoto kenshi*, Kumamoto: Kumamoto-ken, 1965.
- 成俔，《慵齋叢話》，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合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7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 Sōng, Hyŏn. *Yongjae ch'onghwa*, shou ru Im Tong-gwŏn, Yi Wŏn-sik, Lou Zikuang, hebian, *Han guo han ji min su cong shu*, di 7 ce, Taipei: Dong fang wen hua shu ju, 1971.
- 作者不詳，《癸未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5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Chakcha misang. *Kyemi tong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ŏn, *Haehaeng Ch'ongjae*, che 5-chip, Sŏ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吳允謙，《東槎上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2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O, Yun-gyŏm. *Tongsasang ill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ŏn, *Haehaeng Ch'ongjae*, che 2-chip, Sŏ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李廷範，《四留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韓國文集叢刊》，第5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
- Yi, Chŏngam. *Saryujae chip*,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ŏn, *Han'guk munjip ch'onggan*, 51, Sŏul: Kyŏngin Munhwasa, 1996.
- 李肯翊編，《燃藜室記述》，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Yi, Kŭng-ik, p'yŏn. *Yŏllyŏsil kisul*, Chongqing: Xi nan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11.
- 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3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Yi, Kyŏng-jik. *Pusangn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ŏn, *Haehaeng Ch'ongjae*, che 3-chip, Sŏ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李晬光撰，青柳綱太郎編，《原文和譯對照芝峰類說》，京城：朝鮮研究會，1916。
- Yi, Sug-wang, Aoyagi, Tsunatarō, hen. *Genbun wayaku taishō shihō ruisetsu*, Keijō: Chōsen Kenkyūkai, 1916.

李晔光，《芝峰集》，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

Yi, Sug-wang. *Chibong chip*, Sōul Taehakkyo Kyuchanggak sujang.

谷川健一編，《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東京：三一書房，1994。

Guchuan, Jianyi, hen. *Nihon shomin seikatsu shiryō shūsei*, Tōkyō, San'ichi Shobō 1994.

貝原益軒編、伊東尾四郎校訂，《筑前國續風土記》，東京：文獻出版社，1988。

Kaibara, Ekiken, hen, Itō Oshirō, kōtei. *Chikuzen no Kuni zoku fudoki*, Tōkyō: Bunken Shuppan, 1988.

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下，明曆四年(1658)刊本。

Hayashi, Razan. *Toyotomi Hideyoshi fu, ge*, Meireki 4 (1658) kan hon.

近藤正齋，《亞媽港紀略藁》，收入《近藤正齋全集》，第1冊，東京：東京國書刊行會，1905。

Kondō, Seisai. *Amakō kiryakukō*, in *Kondō Seisai zenshū*, dai 1 satsu, Tōkyō: Kokusho Kankōkai, 1905.

金東溟，《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4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Kim, Tong-myōng. *Hae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4-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長曾我部元親，《元親記》下，收入埴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3輯上，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8。

Chōsokabe, Motochika. “*Motochika ki*,” ge, in Hanawa Hokinoichi hen, *Zoku Gunsho ruijū*, dai 23 shū jō,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58.

南龍翼，《聞見別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6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Nam, Yong-ik. *Mun'gyōn pyōll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6-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法制處編，《經國大典》，首爾：法制處，1962。

Pōpchech'ō, p'yōn. *Kyōngguk taejōn*, Sōul: Pōpchech'ō, 1962.

姜弘重，《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3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Kang, Hong-jung. *Tong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3-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姜沆，《看羊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2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Kang, Hang. *Kanyangn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 Ch'ongjae*, che 2-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柳成龍，《懲寇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
- Yu, Sōngn-yong. *Chingbirok*, shou ru Niu Pinghan, deng bian, *Ren chen zhi yi shi liao hui ji*, xia ce, Beijing: Quan guo tu shu guan wen xian suo wei fu zhi zhong xin, 1990.
- 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
- Menkōrenchōbō. *Menkōrenchōbō Kōrai nikki*, in Kondō Heijō, hen, *Kaitei shiseki shūran*, dai 15 satsu, Tōkyō: Kondō Shuppanbu, 1902.
- 高田與清著，國書刊行會編，《松屋筆記》，東京：國書刊行會，1908。
- Takada, Tomokiyo, cho, Kokusho Kankōkai, hen. *Matsunoya hikki*, Tōkyō: Kokusho Kankōkai, 1908.
-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纂，《藤原惺窩集》，卷上，京都：思文閣，1978。
- Kokumin Seishin Bunka Kenkyūjo, henchō. *Fujiwara Seika shū*, kan jō, Kyōto: Shibunkaku Shuppan, 1978.
- 黃泉，《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4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Hwang, Ho. *Tong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4-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海行摠載》，第8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Hwang, Sin. *Ilbon wanghwan ilgi*,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8-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 黑川道祐，《雍州府志》，收入國書刊行會編纂，《続々群書類從》，第8冊，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
- Kurokawa, Dōyū. *Yōshū fushi*, in Kokusho Kankōkai, henchō, *Zokuzoku gunsho ruijū*, dai 8 satsu,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0.
- 義演，《義演准后日記》，收入彌永貞三、鈴木茂男校訂，《史料纂輯・古記錄編》，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6。
- Gien. *Gien Jugō nikki*, in Iyanaga Teizō, Suzuki, Shigeo kōtei, *Shiryō sanshū, Kokiroku hen*, Tōkyō: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 1976.
- 趙慶男，《亂中雜錄》1，收入朝鮮古書刊行會編，《大東野乘》，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0。

- Cho, Kyōng-nam. *Nanjung chamnok*, 1, in Chōsen Kosho Kankōkai, hen, *Daitō yajō*, Keijō: Chōsen Kosho Kankōkai, 1910.
慶暹, 《海槎錄》,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 《海行摠載》, 第2輯, 首爾: 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 1986。
- Kyōng, Sōm. *Hae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2-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趙曦, 《海槎錄》,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 《海行摠載》, 第7輯, 首爾: 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 1986。
- Cho, Ōm. *Haesar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7-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慶念, 〈朝鮮日々記〉, 《朝鮮學報》, 第35輯(奈良, 1965.05)。
- Keinen. "Chōsen nichinichiki," *Chōsen gakuho*, 35 (Nara, 1965.05).
鄭希得, 《月峯海上錄》,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 《海行摠載》, 第8輯, 首爾: 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 1986。
- Chōng, Hūi-dūk. *Wōlbong haesangnok*,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8-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魯認, 《錦溪日記》,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 《海行摠載》, 第9輯, 首爾: 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 1986。
- No, In. *Kūmgye ilgi*, in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p'yōn, *Haehaeng Ch'ongjae*, che 9-chip, Sōul: Minjok Munhwa Mun'go Kanhaenghoe, 1986.
橘南谿著, 三浦里編, 《東西遊記》, 東京: 三省堂, 1910。
- Tachibana, Nanakei, cho, Miura, Osamu, hen. *Tōzai yūki*, Tōkyō: Heibonsha, 1910.
辻善之助編纂, 《鹿苑日錄》, 東京: 太洋社, 1935。
- Tsuji, Zennosuke. *Rokuon nichiroku*, Tōkyō: Taiyōsha, 1935.

(二) 專書

- 三木榮, 《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 京都: 思文閣, 1991。
- Miki, Sakae. *Chōsen igakushi oyobi shippeishi*, Kyōto: Shibunkaku Shuppan, 1991.
大關定祐, 《朝鮮征伐記》, 東京: 國史研究會, 1916。
- Ōzeki, Sadasuke. *Chōsen seibatsuki*, Tōkyō: Kokushi Kenkyūkai, 1916.
川瀨一馬, 《古活字版之研究》, 東京: 安田文庫, 1937。
- Kawase, Kazuma. *Kokatsujiban no kenkyū*, Tōkyō: Yasuda bunko, 1937.
中里紀元, 《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眾、文祿の役—日本民眾の苦惱と朝鮮民眾の抵

- 抗》，東京：文献出版，1993。
- Nakazato, Norimoto.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kō to minshū, Bunroku no eki: Nihon minshū no kunō to Chōsen minshū no teikō*, Tōkyō: Bunken Shuppan, 1993.
- 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有田町：肥前陶磁史考刊行會，1936。
- Nakashima, Hiroki. *Hizen tōjishi kō, Arita-chō: Hizen Tōjishi Kō Kankōkai*, 1936.
- 村上恆夫，《姜沆：儒教を伝えた虜囚の足跡》，東京：明石書店，1999。
- Murakami, Tsuneo. *Kan Han: jukyō o tsutaeta ryoshū no sokuseki*, Tōkyō: Akashi Shoten, 1999.
- 内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
- Naitō, Shunpo. *Bunroku Keichō no eki ni okeru hiryonin no kenkyū*,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6.
- 日置昌一編，《日本歴史人名辭典》，東京：講談社，1990。
- Shōichi, Hioki, hen. *Nihon rekishi jinmei jiten*, Tōkyō: Kōdansha, 1990.
- 日蓮宗史料編纂會編，《日蓮宗年表》，東京：日蓮宗史料編纂會，1941。
- Nichirenshū Shiryō Hensankai, hen. *Nichirenshū nenpyō*, Tōkyō: Nichirenshū Shiryō Hensankai, 1941.
- 片野次雄，《李舜臣と秀吉：文祿、慶長の海戦》，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3。
- Katano, Tsugio. *Ri Shunshin to Hideyoshi: Bunroku Keichō no kaisen*, Tōkyō: Seibundō Shinkōsha, 1983.
- 北島万次，《王辰倭亂と秀吉、島津、李舜臣》，東京：校倉書房，2002。
- Kitajima, Manji. *Imujin Ueran to Hideyoshi, Shimazu, Ri Shunshin*, Tōkyō: Azekura Shobō, 2002.
- 池内宏，《文祿慶長の役》別編第一，東京：東洋文庫，1936。
- Ikeuchi, Hiroshi. *Bunroku Keichō no eki*, beppen dai 1, Tōkyō: Tōyō Bunko, 1936.
- 辛基秀、村上恆夫，《儒者姜沆と日本》，東京：明石書店，1992。
- Sin, Ki-su, Murakami, Tsuneo. *Jusha Kan Han to Nihon*, Tōkyō: Akashi Shoten, 1992.
- 金泰俊，《王辰亂 朝鮮文化의 東漸》，首爾：韓國研究院，1977。
- Kim, T'ae-jun. *Imjnan kwa Chosŏn munhwa ūi tongjŏm*, Sŏul: Han'guk Yŏn'guwŏn, 1977.
-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 Abe, Yoshio. *Nihon Shushigaku to Chōse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98.
-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
- Sanbō Honbu, hen. *Nihon senshi: Chōsen eki*, Tōkyō: Murata Shoten, 1978.

- 崔官，《文祿慶長の役：壬辰、丁酉倭亂：文學に刻まれた戦争》，東京：講談社，1994。
- Ch'oe, Kwan. *Bunroku keichō no eki: jinshin teiyū waran: bungaku ni kizamareta sensō*, Tōkyō: Kōdansha, 1994.
- 張玉祥，《織豊政權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
- Zhang, Yuxiang. *Shokuhō seiken to Higashi Ajia*, Tōkyō: Rokkō Shuppan, 1989.
- 徳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鮮役》下卷，東京：民友社，1935。
- Tokutomi, Ichirō. *Kinsei Nihon kokuminshi, Chōsen eki, ge kan*, Tōkyō: Min'yūsha, 1935.
- 鄭章植，《使行録に見る朝鮮通信使の日本観》，東京：明石書店，2006。
- Chōng, Chang-sik. *Shikōroku ni miru Chōsen tsūshinshi no Nihon-kan*, Tōkyō: Akashi Shoten, 2006.

(三) 論文

- 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入鮮計畫〉，《青丘學叢》，3號(大阪，1931.02)，頁138-139。
- Yamaguchi, Masayuki. "Iezusu kai sennkyoushi no nyuusen keikaku," *Seikyū gakusō*, 3 (Ōsaka, 1931.02), 138-139.
- 山口正之，〈耶穌會宣教師の朝鮮俘虜救済及教化〉，《青丘學叢》，4號(大阪，1931.05)，頁42-45。
- Yamaguchi, Masayuki. "Iezusu kai sennkyoushi no Chōsen furyo kyusai oyobi kyōka," *Seikyū gakusō*, 4 (Ōsaka, 1931.05), 42-45.
- 山口正之，〈朝鮮役に於ける被擄人の行方—朝鮮被擄人賣買の一例〉，《青丘學叢》，8號(大阪，1932.05)，頁141-143下。
- Yamaguchi, Masayuki. "Chōsen eki ni okeru hiryonin no yukue: Chōsen hiryonin baibai no ichirei," *Seikyū gakusō*, 8 (Ōsaka, 1932.05), 141-143.
- 川本桂子，〈李文長のこと—ある朝鮮役被擄人の辿った人生—〉，《群馬県立女子大学紀要》，1号(群馬，1981.03)，頁91-99。
- Keiko, Kawamoto. "Ri Bunchou no koto: aru Chōsen eki hiryonin no tadotta jinsei," *Gunma Kenritsu Joshi Daigaku*, 1 (Maebashi, 1981.03), 91-99.
- 中村榮孝，〈《月峯海上録》と《老松堂日本行録》〉，《日本歴史》，173號(東京，1962.10)，頁45下-46上。
- Nakamura, Hidetaka. "Gatsu hou kaijou roku to Rōshōdō Nihon kōroku," *Nippon rekishi*, 173 (Tokyo, 1962.10), 45-46.

木島孝之，〈唐津焼創始時期—1580年代説を問う〉，收入黒田慶一編，《韓國の倭城と壬辰倭乱》，東京：岩田書院，2004。

Kijima, Takashi. “Karatsuyaki soushi jiki: 1580 nendai setsu wo tou,” in Kuroda Keiichi, hen, *Kankoku no Wajō to Jinshin Waran*, Tōkyō: Iwata Shoin, 2004.

米谷均，〈朝鮮侵略後における被虜人の本国送還について〉，收入鄭杜熙編著，《壬辰戦争：16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戦争》，東京：明石書店，2008。

Yonetani, Hitoshi. “Chōsen shinryaku ato niokeru hiryonin no hongoku soukan nitsuite,” in Chōng, Tu-hūi, hencho, *Jinshin sensō: 16-seiki niche chō chū no kokusai sensō*, Tōkyō: Akashishoten, 2008.

仲尾宏，〈丁酉慶長の役戦場と慶念〉，收入朝鮮日々記研究会，《朝鮮日々記を読む—真宗僧が見た秀吉の朝鮮侵略》，京都：法藏館，2000。

Nakao, Hiroshi. “Teiyuu keichou no eki senjou to kyounen,” in Chōsen Nichinichiki Kenkyūkai, hen, *Chōsen nichinichiki o yomu: Shinshūsō ga mita Hideyoshi no Chōsen shinryaku*, Kyōto: Hōzōkan, 2000.

村井章介，〈島津史料からみた泗川の戦い〉，《歴史学研究》，736(東京，2000.05)，頁16-17。

Murai, Shōsuke. “Shimadu shiryō kara mita shisen no tatakai,” *Rekishigaku kenkyū*, 736 (Tokyo, 2000.05), 16-17.

辛基秀，〈李真榮、梅溪と朝鮮通信使〉，收入辛基秀，《朝鮮通信使一人の往來、文化の交流》，東京：明石書店，1999。

Sin, Ki-su. “Ri Shin'ei, Baikai to Chōsen tsuushinshi,” in Sin, Ki-su, *Chōsen tsūshinshi: hito no ōrai, bunka no kōryū*, Tōkyō: Akashi Shoten, 1999.

那波利貞，〈月峯海上録考釋〉，《朝鮮學報》，第21、22合併特輯號(奈良，1961.10)，頁23-24、34。

Naba, Toshisada. “Gatsu hou kaijō roku kōshaku,” *Chōsen gakuhō*, 21-22 tokkyūgou (Nara, 1961.10), 23-24, 34.

松田甲，〈本妙寺日遙上人〉，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1編，東京：原書房，1976。

Matsuda, Kō. “Honkyōji Nichiyō shōnin,” in Matsuda, Kō, *Nissen shiwa*, dai 1 hen, Tōkyō: Harashobō, 1976.

松田甲，〈紀州徳川家の大儒李梅溪〉，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3編，東京：原書房，1976。

Matsuda, Kō. “Kishū Tokugawake no taijū Ri Baikai,” in Matsuda, Kō, *Nissen shiwa*, dai 3 hen, Tōkyō: Harashobō, 1976.

松田甲，〈朝鮮人を祖先とせる熊本の碩學高本紫溟〉，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

- 第1編，東京：原書房，1976。
- Matsuda, Kō. “*Chōsen jin wo sosen to seru Kumamoto no sekigaku Takamoto Shimei,*” in Matsuda, Kō, *Nissen shiwa*, dai 1 hen, Tōkyō: Harashobō, 1976.
- 松田甲，〈朝鮮より出でたる佐賀の儒者洪浩然〉，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2編，東京：原書房，1976。
- Matsuda, Kō. “*Chōsen yori idetaru Saga no jusha Kou Kouzen,*” in Matsuda, Kō, *Nissen shiwa*, dai 2 hen, Tōkyō: Harashobō, 1976.
- 松田甲，〈朝鮮役と日本の陶磁器〉，收入松田甲，《續日鮮史話》，第3編，東京：原書房，1976。
- Matsuda, Kō. “*Chōsen eki to Nippon no toujiki,*” in Matsuda, Kō, *Zoku Nissen shiwa*, dai 3 hen, Tōkyō: Harashobō, 1976.
- 松田甲，〈藤原惺窩と姜睡隱の關係〉，收入松田甲，《續日鮮史話》，第1編，東京：原書房，1976。
- Matsuda, Kō. “*Fujiwara Seika to Kyou Sun no kankei,*” In Matsuda, Kō, *Zoku Nissen shiwa*, dai 1 hen, Tōkyō: Harashobō, 1976.
- 芝葛盛，〈文祿役に於ける占領地收税の一斑〉，收入史學會編纂，《弘安文祿征戦偉績》，東京：史學會，1905。
- Shiba, Kazumori. “*Bunroku eki niokeru senryouchi shuuzei no ichi han,*” in Shigakkai, hensan, *Kōan Bunroku seisen iseki*, Tōkyō: Shigakkai Hatsubaimoto Fuzanbō, 1905.
- 高崎慈郎，〈觀院日延の研究〉，《大崎學報》，117号(東京，1963.12)，頁107-116。
- Takasaki, Jirou. “*Kakan'innichien no kenkyuu,*” *Oosaki gakuhou*, 117 (Tokyo, 1963.12), 107-116.
- 楠戸義昭，〈略奪していった人、物と朝鮮文化について〉，收入金洪圭編，《秀吉・耳塚・四百年—豊臣政権の朝鮮侵略と朝鮮人民の闘い〉，東京：雄山閣，1998。
- Kusudo, Yoshiaki. “*Ryakudatsu shiteitta hito, mono to Chōsen bunka nitsuite,*” in Kim, Hong-gyu, hen, *Hideyoshi, Mimizuka, yonhyakunen: Toyotomi seiken no Chōsen shinryaku to Chōsen jinmin no tatakai*, Tōkyō: Yūzankaku Shuppan, 1998.
- ヨハン・ベッカー(Johanna Becker)，〈唐津焼きと韓國—そのかわりあいについて〉，《韓》，創刊號(東京，1972.01)，頁41。
- Becker, Johanna. “*Karatsuyaki to Kankoku: so no kakawarai nitsuite,*” *Kan, soukangou* (Tokyo, 1972.01), 41.

Toyotomi Hideyoshi's Pillage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Lives of Korean Prisoners in Japan

Lo, Lee-hs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From 1592 to 1598, Toyotomi Hideyoshi carried out his second invasion on Korea. The Japanese troops landed in Pusan, pillaging and murdering Koreans. During the war, large groups of Korean people, both male and female and comprising of all ages, were captured and sent to Japan as slave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prisoners ended up staying in Japan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ir lives. They usually worked as servants or farmers. They lived in destitute conditions,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sell their own daughters to survive. Those who tried to escape were punished severely. Some were sold into slavery in Macau, India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However, a small minority was able to attain more esteemed positions, such as scholars, doctors, monks, soldiers, missionaries or craftsmen. These few were given more freedom and some even managed to accumulate wealth. In return, they made a contribution to Japanese understanding in areas such as medicine and pottery.

Keywords: Toyotomi Hideyoshi, Pillage, Korean Peninsula, Korean Prisoner, Pusan

